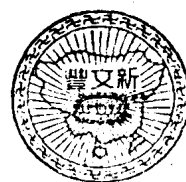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新編

第七七冊目錄

文學類



文別集—清

可儀堂文集二卷

陳學士文集十五卷

抱經堂文集三十四卷

健餘先生文集十卷

箭河文集十七卷

南潤文集二卷

知足齋文集六卷

知足齋進呈文稿二卷

李石亭文集六卷

童山文集二十卷附補遺

晚學集八卷

述學三卷外篇一卷、補遺一卷、別錄一卷

授堂文鈔八卷

儀鄭堂文二卷

嘉穀堂集一卷

岱南閣集二卷

清 俞長城纂

清 陳 儀著

清 盧文弼撰

清 尹會一著

清 王擊琯編

清 朱 筠著

清 李文藻著

清 朱 珪著

清 李化楠著

清 李調元撰

清 桂 馥著

清 汪 中撰

清 武 億撰

清 孔廣森撰

清 阮元敘錄

清 孫星衍撰

藝海 一

畿輔 一五

抱經 九九

畿輔 二二四

畿輔 二五四

功順 三五〇

畿輔 三六三

畿輔 四〇二

函海 四一四

函海 四二九

式訓 四八九

粵雅 五一八

粵雅 五七〇

文選 六一二

岱南 六一九

岱南 六二五

平津館文稿二卷

問字堂集六卷

五松園文稿一卷

煙霞萬古樓文集六卷

清 孫星衍撰

清 孫星衍撰

清 孫星衍撰

清 王 曇撰

岱南 六四一

岱南 六六九

岱南 七〇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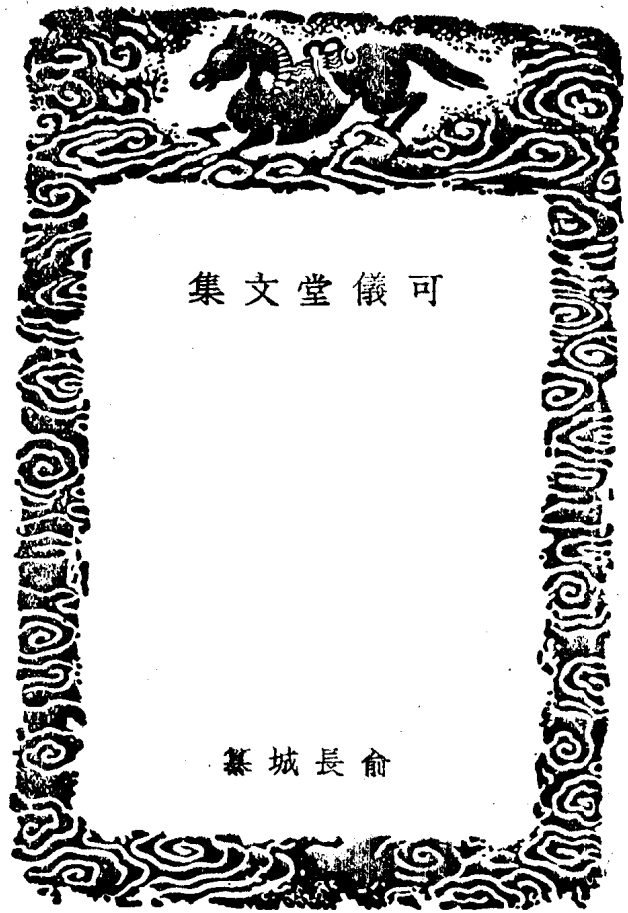
粵雅 七一一

目錄

卷一

一貫解
知命解
太虛太極同異
主靜主敬同異
元亨利貞辨
陰陽大小辨
王霸辨
太極圖贊
誠復誠通說
天人四府說
萬物化生說
混沌說

可儀堂文集 目錄



可儀堂文集

俞長城纂

可儀堂文集 目錄

辨夢說贈魏又京

王氏慕靈芝說

讀說命

讀金縢

卷二

放桐辨

叩馬辨

踐阼辨

坐懷辨

輪迴辨

卻克論

晏嬰論

燕太子丹論

漢高封項伯而殺丁公論

范增論

留侯論

樊噲論

平勃誅諸呂論

丙吉論

王祥非孝子論

嵇紹非忠臣論

王珪魏徵論

宋太宗論

明景帝論

李克論將相議

張說證魏元忠議

嘉靖大禮辨

黃老對

春雨賦

秋月賦

可儀堂文集 目錄

可儀堂文集卷一

一貫解

清 俞長城 纂 吳城 字 事 官 翰林院檢討 有 百 廿 八 名 家 訓 乙 丑 進

夫子以一貫傳會子。門人疑之。曾子告以忠恕。先儒曰：一貫不可見。假忠恕以明之。是離一貫忠恕而二之也。又曰：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夫所謂一理者何理也。又曰：忠者一也。恕者貫也。忠何以一而恕何以貫。又曰：有天地之忠恕。有聖人之忠恕。有學者之忠恕。然則易為不言忠恕。而言一貫如是。而一貫之旨。不明甚矣。俞子曰：此夫子明仁之體也。體物而不可遺者道也。體事而無不在者仁也。在物為道。在心為仁。人生于天地。與天地同其推之而阻。施之而窮者。私以間之也。私既克。則欲盡而理行。由是而觀親。由是而仁民。由是而愛物。皆自其無私者充之。故有尊顯陋巷之樂。而後有禹稷之功。有春風沂水之懷。而後有禮樂兵農之事。古所謂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者。豈物物而給之哉。惟其心之無私而已。此一貫之旨也。浩浩者天之體耶。時行物生者天之用耶。時之行非自行也。物之生非自生也。一元氣之鼓動而已。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元者。一也。無不始無不統者。貫也。聖人之心。天地同體。聖人之事。天地同用。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天地無心。自實理言。故曰：誠。聖人有心。自實心言。故曰：仁。賢人以下不能不蔽於私。必有以充之。推己及人是也。然必克己之私。而後有以遂人之私。故恕本於忠。克己之私。忠

也。忠即一遂人之私。恕即貫誠者天之一貫。仁者聖人之一貫。忠恕者。思誠之事。求仁之方。學者所以進於一貫者也。故曰：忠恕遠道不遠。人之一身五官四肢。各司其用。而所以貫之者。氣也。皮膚之傷。毛髮之拔。其於吾身幾何。而一有所觸。則全身為之不安者。其氣為通故也。吾與民物。並生於天地間。猶五官四肢之並具於身。故乍見孺子入井。則有怵惕惻隱之心。見牛之繫解。則不忍其死。此可見吾與天地萬物。本無不貫矣。而不能充之。以至不能保妻子。事父母者。是猶有疾之人。神不守而血不流。雖有痛迫痾癢。而不自知矣。故人之有疾者。曰委痺不仁。即此說也。聖人無疾者也。賢人有疾而善醫者也。衆人有疾而不知醫者也。醫疾之方。莫如忠恕。曾子一生。反躬克己之學。莫不由是。觀大學可見矣。其所以學。即其所以教。無二事也。特時不同耳。由忠恕求道。如登山者自坡。浮海者自川。遲速不同。而終有以造其域。故孔子門人七十。而曾子之學。獨得其傳。聖門論仁。或言敬恕。或言誠。或言愛。或言先難後獲。或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皆就仁之一端言之也。推其一端。即為全體。忠恕之事也。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夫克復在己。而歸仁者在天下。何也。蓋己之既克。則已與天下相通。所謂親親仁民愛物之理。皆自此而具。故天下之仁。不外乎此也。一貫之意也。夫子與由回言志。由曰：奚馬與其。回曰：無伐無施。子曰：老安友信少懷。夫回由之願。忠恕也。夫子之志。一貫也。其理則一。其分則殊。故西銘言乾父坤母。民胞物與。而其功本於不愧屋漏。存心養性。所以合上下精粗為一。而千古之道統。於是乎有默契焉也。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夫回心乎仁。則自無不貫。諸子由恕入。有所推。即仁矣。有所不能推。即非仁矣。由所推以及於無不推。則子思之致曲。孟子之集義。是即仁也。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佛老之學。以天地為糟粕。以人物為幻妄。獨持所謂神化頓悟之方。以擬一貫。是猶養身者。盡棄其五官四肢。而專守其氣。夫形之不存。氣於何附。豈非不仁之甚者乎。故知一貫之謂仁。則天地之誠。學者之忠恕。有異名而無異理矣。曰：子告子貢。亦曰：一以貫之。亦謂仁乎。曰：曾子之一貫。以道言也。子貢之一貫。以學言也。回之聞一知十。即一貫。賜之聞一知二。即忠恕。曾子之一貫。誠意之事。仁之體也。子貢之一貫。致知之事。智之體也。

知命解

古之言命者。或言氣數。或言義理。或兼氣與理而歸其權于冥冥之中。言氣數者。十千之變化。五行之生剋。是也。然天下有同命而禍福殊。是氣數不足憑也。言義理者。為善得福。為惡得禍之說也。夫中生成敗。豈不孝乎。比干剖心。豈不忠乎。是義理不足恃也。兼理與氣而歸其權于冥冥之中者。得之不得。曰有命。是也。然權既操于冥冥。而聖賢必曰受命。又曰立命。又曰知命。則命又非冥冥不可知之事也。且命其果無耶。何以曰富不可求。何以曰祿不可干。命其果有耶。則一人一命。億萬人億萬命。天且日取天下之人而衡量之。以昇之以禍福。天亦甚煩。而鬼神亦太勞矣。由是言之。謂無命不可。謂有命亦不可。謂命在人不可。謂命在天亦不可。吾以為氣之流行者命也。天地止有一命。而人與物並囿于其中。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夫上古尚醇樸。而後世貴巧詐。治朝進公直。而亂國崇佞諛。凡此者皆命也。天地以一命自為消長。

而任人之醇澆賢否以得禍福。故豈尤而處春秋則諸侯矣。曹操而居成周則驅海隅矣。其驕而當漢末則廣符命矣。則天而遇武王則污黃鉞矣。故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謂之泰泰之時君子當進退則凶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謂之否否之時君子當進則凶其在小人亦然。是則一消一長一進一退在天地亦隨氣運之適然而不能自主而況于人乎。夫天地鼎中之寶也。火炎水沸則五穀百味俱受烹于鼎之中而無有自生有熟有速有遲則係乎物之堅柔地之遠近而鼎不與焉。夫天地之有治亂盛衰也猶一歲之有寒暑也。一日之有晝夜也。當其寒萬物皆肅有人焉裸體而處斯死焉當其暑萬物皆溫有人焉重裘而處斯死焉當其晝萬物皆動有人焉晝寢而不寢斯死焉當其夜萬物皆靜有人焉夜飲而無聞斯死焉。是故桃李茂于春夏松菊植于秋冬蠅蚋晝而鳴螢遇夜而照此非草木昆蟲之命而天之命也。天之命不已而萬物隨之以爲消長焉。豈物物而與之以命哉。國之將亡也忠臣死亂臣生此其命在國不在臣家之將破也賢子死逆子生此其命在家不在子故以伯夷之清而餓非伯夷之命當餓而商之末當有濁不當有清也以柳下惠之直而黜非柳下惠之命當黜而周之末當有枉不當有直也。仲尼顏淵並生于魯國而或壽或不壽非仲尼顏淵之命不同乃魯國之命衰故生一聖人不能復生一聖人也。伯牛仲弓並生于冉氏而或疾或不疾非伯牛仲弓之命不同乃冉氏之命衰故產一大賢不能復產一大賢也。若九官十二牧之並登于虞十亂之同升于周六七王之相繼而興大王季文武成康之接踵而起此乃天地之氣之所聚而豈諸聖賢之所能自主乎。孔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孟子曰行或使之止或戢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古之聖賢不以一身之禍福爲命而以道之行廢爲命視命者大則知命者微故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大德役小德天下無道小德役大德大德役小德者皆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夫天者命也有道則以理勝無道則以勢勝有道無道皆天之命而人即以順逆辨存亡是故天下皆微而積殺者不饑天下皆弱而居高者不溺天地有乖戾之氣善養生者觸之而不怒不善養生者怒矣天地有癘疫之氣善養生者避之不疾不善養生者疾矣是故善養生者則知善養生者氣聚則雀感之而喧是以知其有喜也憂至則鴉鳴非知憂憂氣聚則鴉感之而鳴是以知其有憂也古之聖人知天命之無常常有以導其善氣絕其惡氣故喜日至而憂不生焉是故易之爲書復則靜以養陽姤則嚴以防陰遯退而壯進夫決而剝止凡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舉天下氣數之所值而一以義理處之潛見陽微飛亢六位時成則天無權而命在我故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又曰五十而知天命聖人學易之年即知命之年于此知古今言命者莫精于易而陰陽術數之書皆腐爛腐爛之理舉不足道也乃若堯舜無子而傳其賢孔孟無位而明其道董仲舒韓愈之關佛老身屈而理伸諸葛亮文天祥之復漢宋功隱而節顯聖賢處不得已之地則委曲以濟其窮所謂立命故曰天壽不二修身以俟所以立命也而豈真行善微福之說哉然則安其命者受命也回其命者立命也受命立命皆曰知命受命者後天立命者先天夫如是而聖心一命矣聖身一天矣

太極太虛同異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張子曰太虛無形氣之本體俞子曰太極太虛其理一也太極者合理與氣言之也太虛者分理與氣言之也合理與氣則有天地而道在天地有人而道在人有人而道在物有物而道在物分理與氣則無天地無人無物而道自在也言太極知理之不離乎氣言太虛知理之不即乎氣人之有性其太虛乎性發而爲情太虛之聚散乎性不可見見之於情而非性也合性情而統於心其太極乎吾於太虛見性體焉吾於太極見心體焉其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則即有以見無而非混也其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則虛者不離乎實而非偏也別形上於形下則曰太虛統于太極則曰太極然則老氏所謂有生於無釋氏以山河大地爲見病即太虛之說乎曰理體乎虛而功微於實舍實而言虛佛老之誤也

主靜主敬同異

周子曰五性感動善惡分焉聖人主靜以立人極程子曰涵養主敬進學在致知俞子曰主靜主敬其理一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人之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聖人之體天以應人也莊敬曰強學者之盡人以合天也惟聖人氣得其粹故清明在躬而志氣如神靜而自敬也自非聖人必有以持之使耳聰目明手恭足重喜怒哀樂以時中節始於勉而卒於安則有思而無思有爲而無爲是故靜無不敬敬則可以歸於靜也故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主一則非拘迫矣言無適則非執滯矣周子曰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則靜亦非枯槁而寂滅矣靜者無形之敬敬者有覺之靜二子之說未始不歸於一也書稱安安詩詠敬止靜而敬也曰克己曰誠意曰致中和曰求放心敬以返於靜也吾故曰主靜之說爲聖人言之也主敬之說爲學者言之也

元亨利貞辨

元亨利貞程子以爲四德朱子以爲占辭程子是也朱子非也四德者本於文言春夏秋冬仁義禮智是也占辭者諸卦之象傳所謂大亨貞大亨以正者也然則文言分爲四象傳分爲二乾之象傳分爲二諸卦之象傳合爲一夫子贊易蓋慮易理之不明而繫之以辭也而乃忽分忽合忽異忽同則人將苦其折衷之無從而啓後世之爭矣此非聖人之意也其曰乾道大通至正占之者當得大通而利在正固夫六十四卦安有不利於貞者安有不利而貞者亦安有貞而不利者吾觀易卦之辭合言利貞者蒙大畜離咸恆遯大壯漸兌渙中孚小過既濟十三卦吾不知何以利於貞也分言利貞者需同人明夷家人蹇損六卦吾不知何以利而貞也不言利貞者小畜履泰大有謙觀坎晉睽解姤升井鼎震艮歸妹豐未濟十九卦吾不知何以不利於貞也言利不言貞者訟比困旅五卦吾不知何以貞而不利也夫六十四卦莫尊于乾猶且大亨而利貞然則屯隨臨无妄革皆曰元亨利貞則是五卦之德與乾並也又大有蠱升鼎言元亨而不戒以貞則是四卦之德優于乾也勢之大莫如大壯德之大莫如大畜然僅言利貞不言元亨有戒而無許則是二卦之德又不如屯隨臨无妄革大有蠱升鼎諸卦也且諸卦中有曰利君子貞有曰不利君子貞

然則有利小人貞者乎。有曰利貞。有曰小利貞。然則有利不利者乎。是故知利貞之非戒辭。則知元亨之非許辭。知元亨之非許辭。則知元亨利貞之非占辭。而元亨利貞之為四德。且夫元亨利貞四德。各有所指。不可渾也。自其大而著者言之。謂之元。自其通達言之。謂之亨。自其得宜言之。謂之利。自其正而可久者言之。謂之貞。乾固備此四德。而諸卦又因其卦之大小。而辨其德之全與不全。于是有言元亨不言利貞者。有言利貞不言元亨者。有言元亨不言利貞者。有言利貞不言元亨者。此可見四德有合有分。不可渾而為一也。是故有元吉。元與大異也。有不利君子貞。有勿用永貞。利與用異也。元亨就統體而言。故屬陽利貞就條理而言。故屬陰。于是以元亨為誠通。而以利貞為誠復。猶之春夏陽而秋冬陰。仁禮陽而義智陰耳。至于象傳大亨以正之。特聖人之省文也。而欲執此而變四時為二時。約四德為一德。其可乎。或又執利牝馬貞。利幽人貞之辭。以為利子正固之說。此又不然。夫利一德也。牝馬之貞。幽人之貞。又一德也。利涉大川。利有攸往。利見大人。言其利而舉其事以實之也。不利涉大川。不利有攸往。言其不利而舉其事以實之也。利君子貞。言雖利而君子當貞也。不利君子貞。言雖不利而君子當貞也。易為君子謀。其不教以不貞也明矣。由此言之。元自元。亨自亨。利自利。貞自貞。分之則明。合之則晦。豈不信哉。是故元亨利貞。以理言也。吉凶悔吝。以事言也。以元亨利貞。合之吉凶悔吝。客无咎。而天下之禍福盡之矣。朱子於利永貞。則謂利在常守其正。於元永貞。則又謂元善常永正固之德。於小吉小亨。則謂大小之小。於小利貞。則又謂大人小人之小。其勉強牽合。似不可信。余故折衷於程子云。

陰陽大小辨

俞子讀易至大過小過之卦。解之者曰。大過。四陽居中。陽過乎陰。是謂大過。小過。四陰居外。陰過乎陽。是謂小過。大者陽也。小者陰也。喟然嘆曰。易扶陽抑陰之書也。烏有陰過而係以卦者乎。夫天下過者皆陽也。不及者皆陰也。陽過而大。是謂大過。陽過而小。是謂小過。皆陽之為也。何取乎陰。吾觀陽之為物也。宜聚不宜散。就一陽而統之。俱足以有為。取諸陽而散之。則不克濟。一陽之卦。復師謙豫比剝。以陽為主。固已。二陽之卦。陽之散者。各因其德以係之名。其聚者皆主乎陽。二陽在下。為隨。隨者陽之長。二陽在上。為觀。觀者陽之尊。二陽在二。三為升。升者陽之進。二陽在四。五為萃。萃者陽之集。二陽在三四。為過。過者陽之合。合則為過。合而不當位。則為小過。而要之以陽為主。世之盛也。君子合而在上。則立其功。五臣十亂之輔周也。世之衰也。君子合而在下。則明其道。七十子之從孔子是已。若乃在變亂之時。既不足立功。又不足以明道。而猶有二三君子。相懇相勉。相勸相勵。則聖人亦必錄而存之。如北風之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小宛之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無非兩陽相比。以求免于羣陰。而聖人不廢者。存陽之意也。此小過之說已。吾又觀易之為書。凡陽之聚散。聖人未嘗不深計之也。三陽合于上下。則為否泰。父母之交也。三陽合于中。則為咸恆。男女之交也。損三陽在下。而忽上。則于三。三人行。則損一人。言陽去也。益三陽在上。而忽下。則于四。利用為依遷國。言陽來也。四陽在下。為壯。壯也。四陽在上。為遯。遯也。四

陽在中。為大過。陽過之大也。其二陰三陽四陰之合者。則聖人置而不論焉。于此知易為陽言也。二陽在中。為小過。四陽在中。為大過。過之大小。論多寡之數。豈論陰陽之數哉。吾又觀易之大小。俱不以陰陽取義。一陰在中。五陽者。則為小畜。二陰在中。四陽者。則為大畜。陽畜陰。非陰畜陽。畜之少為小畜之多。為大畜。皆不係乎陰陽也。陽為壯。陰為姤。陽至于四。為大壯。大訓四。不訓陽。壯訓陽。不訓四也。陽為有陰。為無陽。至于五。為大有。大訓五。不訓陽。有訓陽。不訓五也。象傳曰。大過。大者過也。陽多則大事可過。大事過。非大人過也。小過。小者過也。陽少則小事可過。小事過。非小人過也。大壯。大者壯也。四陽在下。而壯。則大勢已壯。大道已壯。非大人壯也。故小往大來者。猶言小屈大伸也。大往小來者。猶言大屈小伸也。其餘小吉小亨。小利小貞。俱以事理言。不以陰陽言。以陰陽言。大小者。其亦拘而不通矣。吾又觀易中之卦。無不以陽為主者。姤以五陽遇一陰。重陽也。夬以五陽決一陰。亦重陽也。同人。無陽不有也。大有。無陽不有也。履。陰從陽也。小畜。陽合陰也。皆陽為主也。若夫二陽三陽四陽之卦。雖陰陽雜居。而動而有為者。必陽靜而無為者。必陰。其吉凶則以所處之位辨之。而必主乎陽。是故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扶陽之辭也。然則大小過。俱為陽過。而大小之辨。辨乎多寡。不辨乎陰陽。不待言矣。難之者曰。繫辭云。卦有小小大。以陰陽言。豈以多寡言乎。子曰。卦之大者。陽得志之卦也。卦之小者。陽不得志之卦也。皆言陽不言陰也。且夫陽非陰敵也。臣不與君對。子不與父對。婦不與夫對。小人。不與君子對。夫至于臣與子與婦與小人。而敢干對者。則君與父與夫與君子之咎也。是故陽氣進則為陽。陽氣退則為陰。陽不足。則陰有餘。陽之外無陰也。陽之外無陰。而聖人係卦端主乎陽者。示陽以自處之法也。是則聖人之旨也。

王霸辨

王霸之辨。何辨乎。辨之于心也。漢宣帝曰。漢家之法。以王霸雜之。夫純則王。雜則霸。安有王雜乎。霸者。明太祖論漢曰。高帝創業。未遑禮樂。孝文當復三代之舊。乃遂巡不為。故治不古若。夫道德仁義。禮樂刑政。用也。無體有用。徒具文耳。烏得王。然則二君之言。非特不能致于王。并不知王霸之道者也。堯用舜治水而勿成。周公使管叔監殷而致叛。然天下不議其用人之不當也。地平天成。堯不能而遺之舜。制禮作樂。武王不能而俟之周公。然天下不議其立法之未善也。漢明之起。兵似湯武。唐宋之禪位。似唐虞。而推其隱。不啻硤碕與美玉也。文景之守成。似啓。漢宣唐憲之中。與似武丁。而較其實。不啻絳花與鮮卉也。若是者何哉。心有誠僞。則治有純雜。王道之行。如黃河發源于崑崙。歷積石下龍門。達乎九州。而放乎四海。分為川瀆。決為浸澤。盈為溝澮。聚為井泉。其出無窮。而其流不息。有本故也。七八月之雨。集來易盈。而去易竭。無本故也。王之與霸。亦然。治顯者自微始。治外者自內始。治疎者自親始。治遠者自近始。堯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者。致知之本。末可知矣。夫使舍其本而徒務其末。則養民莫若井田。教民莫若學校。固宗藩莫若封建。輔元良莫若豫教。求人才莫若鄉舉里選。阜財用。

莫若重農抑商厚風俗莫若先禮後刑來遠人莫若修文偃武凡此數者三代以後皆能倣其意而行之而終不能致于王何也如徒以末而已則禁內侍于政而瑞禍息戒母后臨朝而戚屬衰收兵權而藩鎮弱重臺諫而端扈杜嚴邊備而不庭服寬賦役而盜賊止凡此數者三代以後優爲之而終不能進於王何也今夫周官者古今治法之全也然周公制之以治周則王管仲變之以治齊則霸商鞅廢之以治秦則強王安石復之以治宋則亂豈其法之有異哉心之有不同也喜怒哀懼愛惡欲王道之源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王道之綱源深則流遠綱舉則目張故爲人君者必正其心于平居無事之時而盡其誠于人倫日用之大然後推之天下禮樂刑政莫不畢舉而王道四達霸者本之不圖而規於法制之末飾于昭明而偷于闇昧勤于變亂而怠于治安慎于重大而失于幾微成于少壯而敗于老耄其善者不過偏駁駭難之治而下之或不免于亂亡揆之王道相去遠矣予嘗謂三代以前無霸三代以後無王極文霸也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亦霸也等而上之周宣王亦霸也殺杜伯立魯孝公不藉千畝而料民太原三代無是也齊桓九合諸侯號稱極盛然葵邱衰紆叛者九國始惑于女子終亂以小人夫子以管仲才足以濟生民之溺而德不足以格君心之非是以稱之曰器小也晉文假義宋襄假仁楚莊假禮晉悼冲齡踐位諸侯畢朝乃沒于華色漢梁之盟政在大夫霸業衰矣獨秦穆作書悔過近于古人而三置晉君以爲德好名之心是亦僞也故尙書錄秦穆誌秦興也國語週宣王誌周衰也周宣秦穆其王霸升降之會乎漢祖之得天下也甚正然慢儒士疑功臣縱女后貪財好色一鄧夫已耳景帝偷而刻武帝英而侈宣帝綜核而許史恭顯甚漢禍矣光武克復大物而東封西禪其志已荒焉明帝不厚而章帝不斷唐太宗父子兄弟不免慙德貞觀之治漸不克終降而元宗女禍酷矣憲宗委任裴度削平諸鎮耽于異端身權不測文宗宣宗勢不支矣宋太祖寬厚長者而其取天下皆樂人之過而幸人之災太宗繼之天性薄矣仁宗知人而不任神宗任人而不明孝宗復仇理宗重道志有餘才不及矣明太祖起兵滅元同符漢祖而特才炫智好殺多疑宣宗孝宗守成令主一切補偏救弊而已夫此十數君者二千五百年間所謂不世出之賢君而致治若此其他可知也以正統之君而若此偏安之主又可知也三代以後開創者莫如昭烈而病在欲速守成者莫如漢文而病在苟且漢文有王者之質而學則黃老昭烈有王者之志而術則功利魏孝文周太祖唐明宗周世宗之賢又無論矣夫人主之患莫不始于有爲而終于不繼當其始也如日之方升如月之方生如木之方長如水之方達如火之方然志益氣盈不難侈言道德而粉飾仁義迨乎功已成年已老歲月有限而嗜好可娛則向之所謂道德仁義者一旦而棄之矣若此者由其以血氣爲主而無義理以養之故血氣盛則盛血氣衰則衰此其弊不在于怠荒之日而在乎奮勵之初故人言漢高不事詩書而霸然光武投戈講藝而亦霸唐太宗閤門不肅而霸然明太祖修女誠嚴宮政而亦霸宋太祖乘勢竊位而霸然昭烈仗義討賊而亦霸蓋所謂王與霸特在于心辨之而區區事爲之迹固不足以定之也夫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以至治國平天下此自然之理而必至之勢也今而曰物不必格也知不必致也意不必誠心不必正而身不必修也我治天下而已耳是猶不

踰趾步而欲至千里。吾見其不能及也。是猶不階尺寸而欲登萬仞。吾見其不能上也。高宗彤日。定祀典耳。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以爲王不格。則祀典不得而定也。旅獒卻貢獻耳。召公曰。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以爲不衷于道。則貢獻不得而卻也。周公告成王曰。厥或怨汝。譬汝。則王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尤若時。不啻不敢含怒。以爲怒苟含。則始雖或忍之。而終必發也。古之王者。于敬小慎微之中。皆有正本清源之學。故過日去而善日臻。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董子曰。正君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君心正則雖節日疎闊。不害其爲王。君心不正則雖治其舉張。不免于爲霸。故三代以前無霸。而三代以後無王也。邵子曰。皇降而帝。帝降而王。王降而霸。夫皇帝王。特因時而異其名耳。若霸豈可同日道哉。古人云。圖王不成。其次猶可以霸。夫王不可以力圖。而霸亦非王之次也。孔子曰。惡紫恐其亂朱也。惡莠恐其亂苗也。惡鄭聲恐其亂雅樂也。霸之與王。似是而非。誠可惡也。伊尹一介不與。一介不取。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必不爲也。古之人有不與不取不爲之心。而後有取之與之爲之之事。後之人當不可與不可取不可爲之事。而有苟與苟取苟爲之心。則其勢必至無所不爲。無所不與。無所不取。是故唐宋竊也。漢明爭也。其前後五代之君。非奪則劫也。名爲帝王。而實爲盜賊。皆自一心之苟爲之。故仲尼之徒。羞稱五霸。羞豈五霸哉。差爲盜賊而已矣。汲黯謂武帝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嗟乎。人主之患。莫大于多欲。夫所謂欲者。豈必聲色貨利之悅人也哉。苟安欲也。欲速欲也。好名亦欲也。粗既入于聲色貨利。而精猶蹈于苟安欲速好名。則善自外入。不自中生。故勢不可久。諸葛亮司馬光漢宋之賢相也。彼以龍逢比干之心。行伊尹周公之事。見理明而信道篤。幾于王佐。乃亮死而黃皓用。光死而蔡京進。蓋所治者國事。而未及君心。故卒至亂亡而不救。此程朱大儒。所以必以正心誠意爲急務。雖舉世笑爲迂闊。而終莫顧者也。今自中主以上。莫不有爲善之心。而不能致于王者。惟其無以充之也。孟子歷聘諸君。而許齊王足以爲善。夫齊王之才。豈在桓文及漢唐宋明諸祖上哉。可取者獨不忍殺牛之心耳。又曰。乍見孺子之心。推之以及政。則治天下可運乎掌上。又曰。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又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故唐肅宗外能克復兩京。而內無以安上皇。宋太宗生能身致太平。而死無以見杜后。漢武之才過文景。而卒不得免戾太子之死。唐開元之治比貞觀。而終不能庇楊貴妃之誅。則能推不能推之效也。唐太宗始用魏徵。既死而仆其碑。明神宗師事張居正。旋滅其族。豈始明而終暗哉。亦以心本不正。特勉強以從之耳。善爲主。惡爲客。則惡不能改。惡爲主。善爲客。則善不能固。故霸足以致治。亦足以致亂。治亂之機。一反手間耳。譬之患難。毒在腹心。而治之乃在皮毛。渴之愈久。其毒愈深。一發而潰。則死矣。然則所謂正心者何如也。曰。主敬。敬則靜。靜則內無不謹矣。敬則虛。虛則外無不通矣。蓋治之純雜在誠。僞心之存亡在敬。肆則末有不誠者也。肆則末有不僞者也。故堯舜曰。兢兢業業。禹曰。克艱湯曰。日蹙。文王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武王曰。敬勝。吉。怠勝。凶。周公曰。所其無逸。曰。正心而不求治法。無乃入于黃老之學乎。曰。黃老之學。蕩佚其心而不存者也。王者之治。檢持其心而不失者也。且夫正者也。豈徒正之

也哉。修身則心在身。齊家則心在家。治國平天下。則心在國與天下。心實萬事而無有不謹。無有不實。則王也。故曰王霸之辨。辨之于心也。

太極圖贊

洪荒既肇。聖人有憂。觀圖畫卦。衍範陳時。老與我周。佛偈東漢。執有者拘。體無者幻。嗚呼周子。創立斯圖。繼絕紹孔。傳啓啓朱。精妙于粗。虛涵于實。不即不離。道器合一。理則生氣。旋分陰陽。互根其用。迭運其常。動靜相乘。循環不已。二氣呈功。五行別體。自水至金。物類以生。自木至水。時序以成。土居其中。寄旺四氣。爲合爲分。太極皆具。既積爲氣。遂流爲形。乾坤變化。男女成。名。物益兩間。人貴萬物。理無不純。氣無不雜。遂動斯極。主靜斯安。仁義中正。惟聖則全。敬與肆殊。吉與凶辨。幾希之間。人禽攸判。天下理得。成位乎中。道統上下。化貫始終。易啓厥端。圖泄厥秘。泗水濂溪。千古符契。

誠通誠復說

天地曷以神。一故神也。天地曷以化。兩故化也。一統乎兩而即乘乎兩。則氣也而理寓。一者何。曰誠。兩者何。曰通。曰復。以氣生物。以理成物。天地之命也。得天地之氣爲氣。得天地之理爲理。人物之性也。始則各給而無私。終則至足而不偏。此通復之說已。然而元亨利貞分焉。何也。自元至亨。微而著。自亨至利。舒而斂。自利至貞。虛而實。自貞至元。寂而感。元亨爲施。利貞爲受。施受循環。造化出焉。然而皆統乎誠。何也。萬物出乎震。見乎離。說乎兌。勞乎坎。出也。見也。吾知其通。說也。勞也。吾知其復。宰物者帝。而運物者神。神誠之妙用也。誠之體不可見。於用見之。其於人也亦然。意之發也。與世相遇。事之收也。與物俱得。此人事之通復也。其所以通復。則實心相應而已。惟聖人之治世也亦然。禮樂文章。象魏以布。天下見焉。出入耕鑿。垂裳以理。天下安焉。此聖治之通復也。其所以通復。則實心相御而已。總之皆誠也。天下有對待之陰陽。有流行之陰陽。有互根之陰陽。日往月來。寒往暑來。陰陽之流行者也。火陽根陰。水陰根陽。陰陽之互根者也。天以之始。物以之成。始則資始。成則自資。陰陽之對待者也。若夫有通則有復。有復則有通。對待而流行矣。通具復之質。復具通之幾。對待而互根矣。蓋不離乎陰陽。誠之體物而咸在。不滯乎陰陽。誠之用物而不窮。故曰。天地之道。一而兩。兩而一者也。夫天地不交則不通。不剝則不復。天之道靜專而動直。地之道靜翕而動闢。天陽也。地陰也。靜陰也。動陽也。是則專者通之復。直者通之通。通者復之通。翕者復之復。其所以有通有復。孰爲之乎。其所以通中有復。復中有通。又孰使之乎。真精妙合。通也。惟和斯感。各正保合。復也。惟虛斯定。太和太虛。歸于太極。而誠之說彰矣。雖然。通見天地之教。而復見天地之心。貞元相禪。誠不測。易之象要于貞。聖人之極主乎靜。乃知由通而復。先天之命。由復而通。後天之性也。

天人四府說

府者何。所以盡也。道立乎此。而人物之變皆盡也。府之取乎時與經者何也。理有通復。氣乘之則爲時。氣有盛衰。著其理則爲經。天示人。聖法天者也。時與經之取乎四何也。在天爲陰陽。在聖爲禮樂。因而重之。各得其四。老少之義也。天之府何。曰春。曰夏。曰秋。曰冬。聖之府何。曰易。曰書。曰詩。曰春秋。夫生長收藏。天

之運也。聖人之經。無所不盡。而各專其功。何也。聖人之經。本乎權。聖人之權。因乎時。易始於皇。皇之時。無治無亂。出而作。入而息。行爲春。書始於帝。帝之時。有治無亂。制法度。修聲教。於行爲夏。詩始於王。王之時。有治有亂。禁暴戾。舉禍難。於行爲秋。春秋始於伯。伯之時。有亂無治。相角以力。相勝以智。於行爲冬。夫時者。以漸而降者也。經者。不得已而作者也。生其時。則作其經。時變而經繼。作故書。繼易。詩繼書。春秋繼詩。凡以通其變。而濟其窮也。且夫仁義禮智。聖之四德。仁生民。禮長民。義收民。智藏民者也。然所及者一時耳。民未盡而聖先盡。不可謂府。經者。常也。常統乎變。故聖之四府。不在德而在經。皇之民。渾渾噩噩。者也。奇以象其動。偶以象其靜。蓋之矣。帝之民。由質而文。有因有革。有損有益。書以載之。然後畫王之民。由朴而巧。有喜有怒。有憂有樂。詩以遂之。然後畫伯之民。由直而曲。有功有罪。有是有非。春秋以斷之。然後畫天下之勢。自治而亂。亂而治。易亂爲治。易者。開治之書。書者。繼治之書。詩者。繼治之書。春秋者。返治之書。易洩其機。故能生民。書布其政。故能長民。詩順其情。故能收民。春秋肅其法。故能藏民。易元也。書亨也。詩利也。春秋貞也。所謂天示人。聖法天者也。故曰。府也。然則天與聖同乎。異乎。天之時。無心。聖之經。有心。天以無心。盡有心。聖以一心。盡萬心。是謂天人合。

萬物化生說

卵生者禽也。胎生者獸也。根生者木也。化生者蟲也。曰否。萬物皆化生。卵生者禽也。而禽之始化生。胎生者獸也。而獸之始化生。根生者木也。而木之始化生。吾將謂人亦化生可乎。曰可。由身而父。由父而祖。以推及于始祖。皆胎生也。由始祖以推及于始生之人。曰化生。蟻之爲物也。有一於人身。經夕而後其種蕃衍。蕃者其種。一者其化。鳥獸草木皆然。麒麟鳳凰。河圖洛書。靈芝蓂莢之類。皆化也。夫人亦若是而已。然則今天下何以無化生之人乎。曰蟲與鼠。至微之物也。一日而一化。鳥獸草木。稍大之物也。數百年而一化。人至大而至靈之物也。千萬年而一化。故棄誕于帝武。契降于玄鳥。皆得化之半者也。得化之全者。生人之始乎。故知人之化生。則可以知乾父坤母民胞物與之說。

混沌說

有人自言八萬歲。嘗見盤古之生。歷皇帝王。窮以迄于今。無事不悉。又能知天地之數。追其始而斷其終。京都士大夫往謁。無得觀其面者。處士邵雍聞之。衣不飾冠。不整。昧且而往。日晡始見。謂之曰。吾知子來。欲聞混沌之說也。子不聞西洋有鏡乎。其大也不盈以寸。闕于目。則千里外。毛髮無不察者。置鏡于上。視之如牛。無他。其體至明。故能即小以見大。今天地之混沌。未可言既也。吾試與子言今日之事。夫開鑪而覺。聽雞而驚。一念初萌。萬象未動。非盤古乎。明而求衣。晨而進食。非黃農乎。于是內省德業。外習詩書。非唐虞三代之時乎。人事益多。物感漸熾。往來雜而愛惡生。此時也。即漢唐以來數千年之事也。自未至中。日斜人散。萬物乃淡。自申至酉。日沉人靜。萬物乃盡。至于戌則寢矣。寢則混沌矣。由今追旦。是謂原始。由今計夕。是謂要終。故天地之開閉。猶人之夢覺也。夫天地與人大小不同。而同歸于一動一靜。動則氣外而形內。故天地開。靜則氣離于形。斯閉矣。動則神外而精內。故人覺。靜則神藏于精。斯夢矣。天有十二

會一開一閉。人有十二時。一夢一覺。故人以混沌爲天地之變。而天地視之。猶夢覺焉。今子知夢覺。而不知開閉。是未視西洋之鏡者也。邵雍避席而謝。歸乃盡廢其學。朝而思。夕而測。不能自息。三年乃作皇極經世書。

辨夢說贈魏又京

自先王之道不明。而佛老與儒並傳于世。卑者附之。高者闢之。均有未盡焉。夫佛者西域之達人。老者夏周之隱士。使悉達遇孔子。則與四科並列矣。使老子遇文王。則與十亂媲美矣。惟世無聖人以爲之歸。而其曠遠之識。孤子之行。不得已而流爲異端。使有聖人以正之。則其教復歸于一。是故佛老者儒之退也。儒者佛老之進也。魏子又京。夢遊祇園。悟前生爲阿難尊者。覺而爲詩。徵予以言。予竊疑之。夢其不可信。邪不足記也。夢其可信耶。則前生爲佛。而今生爲儒。魏子進矣。又何紀焉。昨日爲賢。而今日爲聖。世未有復求爲賢者也。至謂三十年後。復歸舊室。尤非儒佛之言也。儒之言曰。未知生。焉知死。佛之爲教。不三不四。留于桑下。恐有戀心。精之至也。奚愛數十年前之一室乎。由此言之。爲儒則不醉。爲佛則不達。吾以爲魏子前日之夢。乃夢也。非真也。今日之覺。乃覺也。非幻也。佛以夢爲覺。以覺爲夢。故虛而難行。儒以夢付夢。以覺付覺。故實而可信。魏子誦習先王久矣。方簞仕之始。推其道以用世。內而修身。外而治民。紹孔子之傳。佐文武之治。將在今日。誠如是。則佛老之徒。且望爲不可及矣。尙何憂于一夢爲也。

王氏墓誌說

父與母孰尊。曰父尊矣。父于母與子孰當。曰從其母不若從其子。父主倡者也。母主隨者也。故曰父尊子雖卑。明而動。母雖敵體。闇而靜。故曰從母不若從子。矣。母無不愛之子。而必聽其權于父。父于子無不愛。而必視其子之賢與愚。子不受愛。父愛奚施。父不愛子。母愛奚益。天之于地。猶父之于母也。天地之于人。猶父母之于子也。人修德。則天必錫之以福。於是乎生者之居。死者之墓。皆有嘉氣以聚乎其中。而顯祥見焉。是故德以致福。福以開祥。始乎人。主乎天。徵乎地。後世之士。德之不修。而妄冀乎福。乃惑于陰陽之說。必求善地以葬其親。是猶爲子者。不務學。徒諂媚其母以求寵。母愈愛。父愈怒。而子亦迄于無成。則惑之甚者也。余故曰。天下無不吉之地。人善則天感而地應之。天下無不慈之母。子孝則父悅而母從之。廣陵王氏。世德之家也。以詩書孝友聞於鄉。山翁先生。忠厚慷慨。謹重樂易。子孫振振。莫不賢且才。余與厥嗣。楚士爲內兄弟。熟悉其家。知其福之未有艾也。癸酉春。改葬其先人。於故墓得靈芝數莖。親友皆賀。又有感之者曰。地得靈芝。祥也。矣。改葬爲余應之曰。有王氏之德。則有王氏之福。祥必見之。德與福之相應。不係乎祥之有無也。且王氏德愈厚。福愈隆。雖改葬。靈芝將復生矣。矣。感焉。父止一父。母止一母。天地止一天地。子孝則父母愛之。彼此一也。豈爲易居而改其念乎。余伯元感。聞其事。作頌以記。親友皆相繼爲詩賦美之。而徵言于余。余故述天地人相應之理。以明王氏所以致祥之由。并以解世之惑。

讀說命

史稱高宗夢帝將喪。以形旁求。得傅說用之。遂以爲相。其說雖也。古人君之用賢也。不詢左右。不謀廷臣。

察于輿情。而決于獨斷。猶懼其疎也。奏以言。試以功。嚴于三載之考績。如此其慎也。烏有憑一夢而用爲相者哉。武丁賢主。傳說賢臣。賢與賢遇。必有克知而灼見者。豈高宗素無知人之明。必賴夢以啓其衷耶。豈傳說素無自見之才。必賴夢以作其合耶。設帝不錫之夢。豈高宗終其身而不言耶。設不幸而說非賢者。將信其夢。遂信其人耶。抑棄其人而并棄其夢耶。吾謂高宗欲得賢相。但當問其賢與不賢。不當論夢與不夢。謂得人而符其夢。則可。謂因夢而求其人。則不可。異日者。叔孫豹夢豎牛以破其家。梁武帝夢侯景以亡其國。則高宗之夢。誤之也。然則說命不可信乎。曰。吾信其君臣之相得。進學之方。與爲治之術。可矣。其遇合之故。不信也。信曰有之。不可謂也。後世之用人者。或以卜筮。或以歌謠。或以符識。卒以亂天下。往往而有。不可不辨。然吾聞商俗尙鬼。意者高宗素知說賢。恐羣臣不信。托于夢以神其用乎。審如是。則吾不能知矣。

讀金縢

金縢一篇。始後人假託之書。歟。何其言誕而不經也。召公武王弟。太公武王師。請釋卜而公拒之。是親己而疎二公也。死生命也。況于人主。公豈不知之。而請以身代乎。請以身代。乃武王僅二年而沒。是公之精誠。未能上格於三王也。且曰。多才多藝。能事鬼神。元孫不若也。夫武王豈無才無藝之人。而鬼神亦安用多才多藝之士。公何必自矜以抑其主。亦何必自炫以媚于神。王疾瘳。乃納策於金縢。豈公逆知有流言之變。有風雷之警。有冲人之發策。而先藏之以自白乎。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王猶不悟。而待風雷以警之。成王何其愚。二公周公同事武王數十年。不諒公志。天變既著。倉皇出迎。二公何其忌。夫復來自用。穰侯之舉也。求死而實。餘祭之惑也。詔賈鬼神。臧孫之媚也。金縢辨冤。趙普之奸也。疑忠臣漢昭所不爲也。姚賢輔。紹勃所不甘也。以此言成王周公與二公。誠哉其爲誕也。已矣。嗚呼。一武王也。或曰三齡者父之所分。或曰二年者弟之所祿。一伊尹也。周公也。霍光學之廢其君。王莽學之竊其國。故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之伐紂。非特人心。有天道焉。向如夷齊言。將不逢堯舜。終古無易姓之事也。且伐君者。寧自武王始哉。書曰。造攻自鳴條。朕載自毫。吾謂夷齊不當恥周。先當恥商。充其操。必至舉世無可言之人。無可居之地。孤子崎嶇。悵然靡所復之。而後已。爾此必戰國魯仲連於陵仲子之流。倡爲此說。以擬聖人。以自遂其僻。余故曰。其經已甚難之者。曰子以叩馬爲經。於何徵之。曰不見於詩書。不爲孔孟所稱述。司馬遷拾采方聞。以入傳記。斯難從耳。然則夷齊何以餓。曰夷齊之餓。當在讓國之後也。紂之時。黎老播棄矣。夷齊又失國。是以不得其所。及聞西伯而歸之。想亦古者寓公之意乎。乃知首陽之下。避商非避周也。避紂非避武也。然則夷齊不死乎。曰論語稱其餓。不稱其死。其不死也明矣。藉令夷齊餓死。則是武王非聖人也。其父惠鯀。其子棄賢良。死墓且有封。生人不得食。即謂之不孝不仁也亦可。

踐阼辨

記言武王沒。成王幼。周公踐阼。朝諸侯。誣矣哉。太公。文王師也。召公。畢公。文王相也。此皆乃祖乃父之舊臣。而周公攝王位以臨之乎。管叔兄。周公弟。弟坐於上。兄拜於下。則流言之變。其自取矣。且周公所以踐阼者。以成王襁褓而攝行之也。記曰。武王九十三而終。成王尚在襁褓。則是九十而生成王也。成王元之。邦皆應韓。皆弟也。則是武王九十之前無子。而諸子之生。皆在九十以後也。成王爲邑姜所生。故以爲嫡。若武王九十而邑姜始生成王。是則武王七八十之前。皆無妃者也。方踐阼之時。成王尚襁褓也。流言行而周公居東。僅二年。風雷示變。王即率二公出迎。是時王已成人矣。生也何遲。長也何速。居東二年而迎公。公復而殷畔。于是營洛邑。留公治之。七年而後葬。其間十餘年矣。乃曰七年而致政。則是并居東營洛之事而盡削之也。其誣不已甚哉。予以爲周公攝政有之。踐阼則否。公何以攝政。成王諒陰。公爲冢宰。故攝政也。太公召公畢公皆在。公何以獨爲冢宰。公之冢宰。武王之命也。斯時也。太公老而致政。召公畢公少。公冢宰非公而誰乎。先王命之。嗣子任之。羣臣推之。是以周公爲之也。

坐懷辨

聖人所以師百世者。已施之。當使人可受。施之而人不可受。非聖人也。已作之。當使人可學。作之而人不可學。非聖人也。方女子夜奔柳下惠。使之坐懷而不亂。不亂可矣。而坐懷則非女子所可受也。不亂可矣。而坐懷則非他人所可學也。施而不可受。作而不可學。烏得聖。坐者見於外者也。亂者辨于內。既坐矣。亂與否。孰從而知之。爲此言者。明聖人謹于不見。而持于易動也。然則他人不得窺。女子或自諱。亂與否。吾又孰從而知之。古之人。有舍生取義者。惠不當使女子失節。以全其生。而從非救人。仁者不爲。惠亦必不汚其身。以救女子。未有聖人而不義者。未有聖人而不仁者。孟子曰。相楊柳。程焉能浼我。此惠之事也。若坐懷不亂。則非惠事也。言叩馬言聖人清之過。言放桐言聖人任之過。言坐懷不亂。言聖人任之過。言坐懷不亂。言聖人任之過。

輪迴辨

水在澤中。有分乎。曰無分也。挹而注之器。有分乎。曰有分矣。傾器中之水以還澤。復挹澤中之水以注之器。則後之水。即前之水乎。曰水傾則流。流則雜。吾安知後之水。即前之水也。夫人受天地之氣以生。死而

可儀堂文集卷二

放桐辨

伊尹放太甲于桐。有諸。曰否。以臣放君。不可以訓。然則甲之居桐也。孰放之。曰居之也。或曰放焉。古者君薨。諒陰三祀。于是甲居桐而尹營其宮。甲不居桐。非子也。尹放甲于桐。非臣也。曰甲居桐而不悔過。亦將復之乎。曰甲能居桐。即能悔過。何不復之。有兄不以私放其弟。吾見于舜。臣不以私放其君。吾見于尹。然則湯不放桀乎。曰湯之放桀也。桀奔而因以居之也。尹之放甲也。甲居桐而尹營之也。皆非放也。然則孟子曰。湯不辨。曰孟子不辨。以戒當日之爲君。予之辨。以防萬世之爲臣。

叩馬辨

史稱夷齊就義西伯。遇武王觀兵。叩馬諫曰。父死不葬。愛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伐君。可謂仁乎。遂逃去。恥食周粟。餓死首陽山。俞子曰。夷齊之餓信也。夷齊之諫誣也。禮諸侯七月而葬。當是時。武王即位。十有三年矣。安有父死十三年。而暴露於野者。說者謂虞芮質成之歲。文王受命改元。會孟津。在武之四年。武之年。仍文王耳。是則天子在上。而改朔易號。其罪大矣。夷齊在側。何無一言。既不能爭。且就養焉。至觀兵而始諫。噫。晚矣。智者不爲也。故謂武王之不孝者。誣也。至其所謂不仁。尤不可不辨。夫紂在天下。分天子也。德猶夫也。不伐商。紂暴益甚。紂暴益甚。而天下被其毒者深矣。仁人固如是乎。天命無常。有德者王。武

還其氣于天地，氣之散而不復聚，猶水之流而不復止也。今謂再生之人，即既死之人，是謂後挹之水，即前傾之水，必無之事矣。吾見輪迴之難信也。

郤克論

郤克相晉威行天下，敗齊師于案，諸侯入朝，克死，鉗鑿至繼用，族大而權重，繼書等謂之晉侯，殺三卿，遂滅卻氏，命子曰：大臣不可以有私，私昭則禍必修，郤克以人臣之位，立危亂之國，而自徇其私，此三卿之所以亡也。古之伐國者，禁亂誅暴，謂之義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應之，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小故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是故告於天子，尊王命也。赴於諸侯，申伯討也，鐘鼓震鐸，誅亂臣也，盟誓約結，恤與國也。烏有率七百乘之師，舉六卿之衆，合三國之兵，迫強齊之境，辱人之君，實人之母，掠人之地，責人之器，爲權臣雪一笑之恥者哉？設不幸而師徒擄敗，克其何以復晉君也？克則已矣，若社稷何？且是師也，以倖而勝也，臨淄之民，不下二十萬，晉以孤軍深入，未見其必克也，而魯衛又皆烏合，一或不和，鳥獸散耳，然而晉之勝也，馬逸故也，齊之敗也，終結故也，勝敗之數，不係於戰，豈齊侯驕恣，而天以此微之歟？抑實以驕郤氏而厚其毒也？齊侯歸，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令魯衛反其侵地，然後知向之責齊實爲已甚，而奸人不勝忿忿，以倖倖於一戰，實禍於鄰國者，非爲國家計也，蓋至是而疑克之心萌矣，然則縱非三卿，郤氏亦必亡，夫繼懷子仁而好施，晉賢臣也，徒以父讎汰侈之故，不得其終，彼汰侈已足以滅其族，雖賢子孫勿能救也，況徇私實禍乎？而三卿者又效而甚焉，厲公之疑至也，猶厲公之疑也，克不難以私怨而伐齊國，則至何難以私恩而釋楚君？至之死，克始之也，晉君之疑郤氏，蓋已久矣，固不待繼書長魚矯之譏其後也，范武子退朝，謂文子曰：郤子之怒甚矣，不逞諸齊，必發諸晉國，余將致政焉，無以內易外也，由此觀之，意克必有悖逆之心，自肆於君相之前而不顧，而武子有以窺其微也，惟景公寬厚仁慈，故容而不誅，而又使得專政以行其志，彼厲公者，焉能忍之？夫人臣不恤君國，不辨理義，不勝忿忿，以自徇其私，以倖倖於一戰，以實禍於鄰國，而卒以隕其宗，非社稷之臣，虛杞問郭子儀病，子儀悉屏姬妾，曰：杞說醜而心險，婦人見之必笑，他日得志，吾族無遺類矣，杞小人不足論，獨奈何克爲晉名臣，而不勝小忿若此也。

晏嬰論

人臣若晏嬰者，可不謂鄉愿之尤哉？太史公曰：嬰事靈公莊公景公，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違，即衛命，凡嬰生平中立依違委蛇達世，而貌爲方正之概，盡於此矣，崔杼弑莊公，嬰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讎，誰敢任之？嗟乎，萬乘之君，而身死國危，貽辱後世，類皆有昏暴之罪於天下，烏有無過而即於禍者乎？然而人臣不忍言君之罪，而以身殉者，以爲君臣無獄，而千古尋常，不可一日泯也，若嬰所言，則是莊公之罪已不容於誅，而崔子之廢昏立明，功不在伊尹下矣，且晏嬰果其私讎耶？即當陷胸決腹，趨而圖與之偕死焉，非其私讎耶？則又不必枕股而哭，三踊而出，效兒女子態也，果其私讎耶？則當莊公通萊姜辱崔子時，直言泣諫，爲陳洩治，不亦

可乎？非其私讎耶？則又當潔身高蹈，不宜處淫亂之國，而見其篡弑也，數者無一處，而託以從容，號爲明哲，豈不誣哉？吾觀嬰之事君，雖君爲社稷死，爲社稷亡，嬰亦不能死且亡也，夫陳氏仁而好施，民皆歸之，公室將卑，日即於替，嬰見叔向則咨嗟矣，見司馬遷則太息矣，見景公亦嘗談言微中矣，然卒不聞剖心析肝，爲國家建不拔之基者，公欲築室，因陳桓子以請，公欲予邑，因陳桓子以辭，奔走於權門，趨承於要勢，假令恆乞相繼爲亂，而嬰躬值其際，則又以從崔氏者從陳氏矣，嗚呼，可不愧耶？可不愧耶？景公立，將盟，嬰曰：嬰所不惟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上帝，夫桓已結君矣，尙何忠於君乎？忠云者，以定策之功歸桓也，以定策之功歸桓，此桓所以不殺嬰也，樂高陳鮑戰於虎門，召晏嬰，無所往，公召之，乃入，嬰蓋屢用其術以求免於禍，而當時莫察其奸，萬世莫議其罪，惡已故，觀其狐裘滌濯之風，即公孫弘之節儉，論其尼路沮用之說，即王欽若之蔽賢，謙恭退遜，僅如胡廣之中庸，憫俗傷時，亦若何曾之先見，至於反顏事仇，回面垢行，雖馮道之歷相四朝，無以異也，故曰：晏嬰者，鄉愿之尤者也。

燕太子丹論

樂毅之策，未有若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之計之得者也，秦滅韓，益強，六國益弱，燕之亡可旦夕俟也，夫坐而待亡，孰與伐之？雖然，荆軻之謀，不可用也，彼將東連齊楚，西結三晉，將以報秦，丹自度其才能如孟嘗君乎？以孟嘗之才，舉韓魏之師，責殺楚懷王之罪，而師出無功，則丹可知也，丹能如春申君乎？以春申之才，合五國攻秦，秦兵一出而五國遁逃，則丹可知也，又能如信陵君乎？以信陵之才，諸侯共服，抑秦兵，走蒙驁，而終不能困秦，則丹可知也，情疎則難親，力分則易散，合從之無益也明矣，此又將北乞兵于單于，夫單于能滅秦，即能滅燕，前拒虎後進狼，此石晉所以代唐，而宋所以滅遼滅金也，與國既不可親，外援又不可恃，計惟有刺其君，援其國，使君臣猜嫌，上下離間，而後我可以申盟約，修戰守，故雖以子房之智謀，而猶踵其策，彼豈爲一人哉？一人死，六國可振也，故曰：樂毅之策，未有若刺秦王者也，始皇未立，六國不亡，始皇方死，六國仍建，能難六國者，莫如始皇，即令更立新君，亦未必若是其甚也，此丹之謀所由起哉，所可惜者，丹有禦秦之志，禦秦之才，而失其時，秦自遷太后以來，慮患日深，立法日嚴，羣臣衛之者，日謹，茅勃比楚子之師，而紀綱同晉侯之僕，蓋未嘗一日忘備也，軻欲以匹夫劫而制其命，不亦難乎？必欲刺之，則秦王即位九年以前，乃其時也，當是時，太后宣淫，內無心膺之佐，文信侯當也，外無捍侮之臣，秦王方幼，刺之一武士力耳，刺秦王，奸人思遂其欲，必貪立少主，主少國疑，鄰國乃可以逞，何當時計不出此也？陳涉首難，半年而死，項梁與楚兵敗，敗定陶，章邯爲將，不下王翦蒙恬而身爲禽者，國有變也，不章庸劣，甚於李斯，嫪毐奸回，擬於趙高，而始皇先二世而弑，將見大將畏罪，諸國爭立，羣臣疑貳，百姓惶惑，君亡無恤，其國可破，豪傑亡秦，豈待鴻門之役乎？嗚呼，庶長之亂，秦國幾危，六國釋而不討，使孝公得發憤修政，失天下之機一矣，穰侯專政，趙國鄙遠，母后臨朝，六國不併力圖之，使范雎得進，進交近攻之說，失天下之機二矣，朱太后之世，外內亂，鳥獸行，宗社將傾，而太子丹之計行之不早，使秦得誅亂賊，用謀臣，肆其兼併，失天下之機三矣，國中有奇變，而境外無強，秦之得天下者幸也。

漢高封項伯而殺丁公論

高帝滅楚，封項伯等爲列侯。後數月，丁公來謁，斬以狗曰：「使項王失天下者，此人也。」或曰：「胡居乎？丁公之不忠也，非若項伯之賣其兄之子而予人以天下也。」項伯之有功也，諫項王而已，其生死固未可必。非若丁公操可殺之權而親殺之也，以爲當封，則皆當封矣。以爲當誅，則皆當誅矣。胡居乎？帝之始厚而終忍也，胡居乎？帝之始無疑也，帝之殺丁公之心，即封項伯之心也。然而或封或殺者，各因其時也。方楚之未亡也，帝以免死爲幸耳，出其身於兵刃而救其父母妻子於鼎俎，伯之功偉矣，烏得而不封？徐而思之，君不可謂而父忍天下之相率爲不忠也，然而項伯既封，則不可得而誅矣。於是借丁公以誅之，然則項伯者，豈丁公之封者也？丁公者，代項伯之死者也。帝之封項伯也，帝之情也；而殺丁公也，帝之術也。使丁公來於數月之前，則丁公封矣，使項伯歸於數月之後，則項伯誅矣。不封項伯，無以勸天下之降，不誅丁公，無以戒天下之叛。帝之初念，私也，而真帝之轉念，公也。而僞是故帝之始於厚而終於忍而僞也。非特二人已也，諸將偶語，則封雍齒，不一二年而韓彭皆誅矣。蓋其始猶以爲人不可妄殺，而又忍人之不服也，故忍小忿以封之，追忍之，不勝忍，則殺之而已。故方其始也，雍齒且封，而況項伯乎？及其終也，韓彭且誅，而況丁公乎？楚人有兩妻，人挑之，長者罵焉，少者許焉，後夫死，取長者曰：「在彼則欲其許我，在我則欲其罵人，嗚呼！此特從其後而思之耳。若使方挑之時，而其夫即死，吾又烏知其不愛少者之善解人意，而怒長者之不遜也？故曰項伯乘其時而封，丁公失其時而死，吾乃知人臣之不忠者，始雖可以取富貴，而久則生疑，而英雄之主，始以富貴愚天下之人，以取天下，而慮患既深，不至於盡殺天下之人不止也。」

范增論

蘇子論范增，謂羽殺卿子冠軍，弑帝之兆也。其弑帝，疑增之本也。增不早去，無見幾之明。又曰：「增不去，項羽不亡，是不然。」夫增非若田儼世族，留侯忠貞，以滅秦立六國爲志者也。彼以項梁初起，難以成功，故援義帝以收民望，豈識君臣之義耶？項氏世世楚將，與增親立義帝，與復楚國，一旦宋義以豎儒統其軍，非特羽怒，增亦怒也。羽不殺義，增必勸殺之，故凡義之殺，增殺之也。增曷爲去哉？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增曰：「奪項王天下者沛公也，夫六國並立而義帝爲盟主，天下豈項籍有乎？以天下歸項王，增之心無義帝矣。沛公奉命約入關，籍豈得專殺其勸殺沛公，即弑帝之兆也。故凡帝之弑，增弑之也。項王入關大掠，秦民失望，去關中而都彭城，使漢得還定三秦，羽之勢去矣。弑義帝，實天下以口實，羽之名不正矣。韓信陳平在行伍之中，而勿能用，殺韓王成，使張良絕意歸漢，分土不均，致諸侯四面起，羽之敵多矣。當此之時，增日在側，何無一言，增但知沛公爲遺患，而不知天下欲亡楚者，不獨一沛公也。且使羽從增殺沛公，則天下必亂，秦民叛於內，竊上之軍攻於外，山東諸侯奉義帝責之，我見今日殺沛公，而明日羽從而亡耳。而謂增可用乎？故凡羽之亡，增亡之也。義帝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及沛公入關，增即謀背約，增說梁立義帝及天下定，即從羽弑帝，增之反覆可見於此矣。且向之立帝者，增也，今之從弑帝者，即增則安也。」

知今之事羽者，非即後之謀羽者乎？故凡增之計愈狡，術愈工，而羽之疑愈起矣。羽分王諸將，增獨無分，羽遣曹咎守成皐，遣龍且救齊，增獨無遺。夫增初起老臣，曾不得一膺專任，蒙重賞，豈羽少恩哉？羽以增者，得操尺寸之柄，其叛楚如反掌耳，是故忌其才，猜其志，養其於軍中，而又不任其言，此則羽疑增之心也。增利祿之徒，功名之士，其不見用，必怨且憤，彼陳平者，窺其隙，故反間行焉。增之謝羽而歸也，是增計竭之時也。夫羽素欲去增而有所不敢，而不意增自求去也，是故聽其去而不疑，增於此而去，于增心猶以爲早也。羽不留羽，故吾謂增之不早去，增本無去志也。羽之疑增，在增之反覆，而不在義帝羽之亡，在不能正名義，據形勝，禮豪傑，安民心，而不在增之去留，此增之定論也。

留侯論

高帝欲廢太子，呂后要留侯問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爲致四皓以安太子。」高帝見之，謂戚姬曰：「羽翼已成，難動搖矣。」歌且泣。太子遂不廢。夫人臣之事君也，聞以理論，不聞以勢激。留侯欲安太子，而致四皓，是爲子植黨以劫父，此豈臣子之道耶？高帝之殘酷，亦甚矣。韓彭英布，不啻扼嬰兒而絕其吭，何有於四老人，一旦取而誅之，舉手力耳。四皓死，則太子危矣。然且遲回顧望，而不動者，豈高帝之剛，至此而忽懦耶？嗚呼！此可以知留侯之術矣。高帝與呂后，同起艱難，不以一髮妾而傷父子之恩，絕夫婦之義也，明甚。其欲廢太子者，見夫列國分爭，強臣跋扈，而惠帝以仁柔處之，懼萬歲之後，天下環視而莫肯臣也。於是廢立之議興焉。彼周昌叔孫通者，以腐儒之言爭之，固帝之深笑而厭聞者矣。帝既不能以此意告羣臣，而留侯亦不敢解諭於帝之前，是以遲疑而不決，且夫廢立之事，羣臣必爭，然必有術焉，使之釋其疑而奪其忌，然後可以不勢而成功。帝以太子不己若而思廢，則當求所以勝之，彼其奔走豪傑，而有天下也，而傲然數不臣之士，自隱於深山窮谷之中，此高帝所無如何也。父不能致而子致之，帝於是乎爽然自失矣。帝以爲己所不能臣者，皆臣於彼，則己所已臣者，孰敢不臣？此天下之所歸心者也。足以傳天下而無虞矣。然則留侯之計，所以慰高帝而非所以劫高帝也。方帝之欲廢太子也，必嘗許戚姬以立愛矣。太子不廢，則無以對戚姬，乃託言羽翼已成，而莫可如何也。是所以謝戚姬也。蓋至是而知帝之詐，雖妻妾之前，亦有不以實告者矣。太子立，趙王必不安，知羣臣之反覆而不足恃也。乃求輜強不屈之周昌而傳之，若曰：「太子有四皓，趙王有周昌，其勢足以相持，而不知太子不恃四皓，而趙王亦非周昌所能全。帝之似智而實愚也。明太祖知燕王之不臣，而太孫之柔儒也，又不欲居廢立之名，於是貽方孝孺於太孫，以敵姚廣孝，亦以爲相持之勢也。然燕王卒代太孫而有之，太孫不能料也。」

樊噲論

舞陽侯樊噲，漢賢將也。蘇洵謂其黨呂氏，故帝欲誅之，以杜諸呂之禍。可謂不知噲者矣。古大度之主，推心置腹，以來天下士，則仇敵可親。若其不然，舟中之人，皆敵國也。又可盡誅乎？鮮雍而禹與管蔡誅而周公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假令諸呂爲變，產祿伏誅，三族夷滅，若噲者，尚不在三族中也。況以莫須有之事，誅天下之功臣也哉？昔宋盧侯章嘗娶呂祿女矣，后使宿衛，諸呂犯法，追而斬之，呂氏之敗，皆章之力也。」

也。若夫漢臣之賢者，其如張良，然而孝惠崩，其子辟強，請以產祿與兵，呂氏之權由此起，故苟有奸究之志，則忠臣之後，可以爲亂，張辟強是也。苟有節義之心，則亂臣之黨，亦可以盡忠，朱虛侯是也。不諒其心，不察其志，概而疑之，亦過矣。若曰：推屠狗之人，志未可測，夫樊噲固未可以屠狗目之也。方沛公入關，實秦子女宮室，噲極諫，乃還軍霸上，秦民大喜，夫推屠狗之人，固如是乎？項王卒沛公，將殺之，噲入與同命，沛公得脫，可不謂社稷之臣耶？沛公枕官者臥，噲排闥直入，泣諫，帝乃起，夫推屠狗者能之耶？當秦之時，憂懼不得志之秋也，博徒之中有烈士焉，賣漿之家有俠客焉，亡命之徒可爲大將，敗軍之士可建奇功，要以此而論，則沛公之計，不己纔哉？彼以呂后爲大臣所畏服，故留之以制其邪心，而又恐呂氏之爲變也，故削其黨以孤其勢，是不然矣。天下方定，以高祖之才，謀臣猛將之衆，然韓信等相繼爲亂，方是時，后固在也，而不能制也，乃謂萬歲之後，一呂后遂足以制天下乎？帝死而天下不動者，雄藩大侯誅夷殆盡，而廷臣皆畏法自愛，故不敢爲變也，非呂后力也。且既以呂后制當時之大臣，則必重其權，多其助，然後可以有爲，而顧先削其黨，使區區一老婦，立於朝廷之上，佐之以數庸才，而謂天下莫敢與抗，此又不通之論也。吾觀高帝晚年，其誅殺亦太甚矣，淮陰誅夷，蕭何囚繫，年愈高則愈忍，帝之殺人，奚必有爲乎？帝欲立趙王而勢不能，則無所肆其毒殺，一噲而而其心快矣，殺樊噲所以謝成姬也，不必謂其黨呂氏而殺之也，然則其所謂安劉氏者何也？孝惠幼，諸王驕橫，羣臣疑貳，帝用周勃、趙主外患也，非慮諸呂也，若誅呂以安劉，則非后心矣，帝爲語后說，然則諸呂之變，帝所不及知也，然則帝欲殺噲，非爲其黨呂氏也。

平勃誅諸呂論

漢之陳平周勃唐之徐世勣，皆人主所謂社稷臣，可託大事者也。然呂武之禍，實三人致之，呂后稱制，欲漢之陳平周勃唐之徐世勣，皆人主所謂社稷臣，可託大事者也。然呂武之禍，實三人致之，呂后稱制，欲王諸呂，王陵爭之不得，平勃曰：太后臨朝，王諸呂無不可，於是乎諸呂王而劉氏危，高宗欲立武氏爲后，長孫無忌等爭之不得，世勣曰：陛下家事，何問外人，于是乎武后立而唐室危，此其忠於前而後於後何也？持祿太重，而畏死之心迫也，然平勃能易呂爲劉，而世勣不能易武爲李，天下于是功平勃而罪世勣，嗚呼，事固有不幸哉！諸呂之即定也，太后死而平勃生也，武氏之數十年而後定也，武后生而世勣死也，然平勃雖生，亦不能誅呂氏，其誅呂氏者幸也，曰：平勃嘗與王陵爭矣，曰：安社稷定劉氏後，君不如臣，後卒如其言，然則平勃固能誅呂氏矣，何幸乎平勃？曰：平勃此言，特以塞王陵之責，而非有預定之策也，夫食其濁亂宮闈，而與之比肩者，非平勃耶？趙王少帝不得其死，而不敢爭者，非平勃耶？他姓之子，儼然即位，而北面臣事之者，非平勃耶？夫有陸賈，然後將相之交合，有灌嬰，然後齊與漢連，和而鄰寄，然後呂祿肯解將印，有紀通，然後勃入北軍，有曹窋，然後呂產不得入殿門，有朱虛侯，然後能誅呂產，若使當是時，謀臣之計不深，與國之交不固，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幸而產祿皆庸人耳，若使產祿有王莽之奸，曹窋之智，劉裕之勇，內收朝士心，外據兵權，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夫然而謂平勃能誅諸呂乎？夫其入北

軍而問左右相也，是其心猶有所疑也，遺朱虛侯而不敢顯言誅之也，是其心猶有所畏也，然則平勃之誅諸呂也，信乎其爲幸而已矣，是故王陵等爭之於先者也，平勃者，救之於後者也，使平勃與王陵並爭之，則諸呂之變，不可作也，曰：平勃與王陵並爭之，能必太后之必聽，聽而必無禍乎？曰：聽而必無禍，高帝疾，呂后間可以代漢何者？曰：曹參可，次王陵，次平勃，且曰：安劉氏者，必勃也，呂后皆遵其言而用之，夫后將危劉氏以安呂氏，而猶用安劉氏之人，豈人情也耶？嗚呼，后之意可知矣，其欲王呂氏者，情也不，不敢背劉氏者，義也，使大臣爭之強辨之疾，則其事可以止矣，且呂后之威，其不如高帝可知也，后之愛諸呂，其不如高帝之愛趙王可知也，以高帝之殺戮功臣也如此，其溺愛如意也又如此，然卒迫于周昌叔孫通之言，至於慷慨泣下而不敢易太子，而謂呂后一女主，遂能盡殺在廷之臣，而王諸呂，必不然也，武后欲立承嗣爲太子，狄仁傑曰：姑姪與母子孰親，痛切言之，后不之罪，夫古之大臣，以至誠事其君，而不能動者，蓋亦寡矣，平勃之誅諸呂也，幸而不終爲徐世勣也，平勃之不諫也，不能早爲狄仁傑也，非不幸也，吾故曰：平勃世勣，其罪一也，武后稱制，徐敬業起兵，魏元忠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遂擊敬業斬之，夫敬業有平勃之志，思蓋其父之惡，而元忠不能與之合志，又從而害之，然則魏元忠之智，其不及敬業遠矣。

丙吉論

丙吉何如人也？曰：以時授之，蓋賢相也，司馬溫公曰：吉不問羣臣問牛喘，乃云主調陰陽，陰陽可坐調耶？是謂飾詞以欺衆，余子曰：斯其所以爲大臣也，天下有天子，次三公，次九卿，次百執事，爰及士庶，各有職也，卑者職詳，尊者職要，不相侵也，假令見錢穀間漏網，見刑獄間輕重，見器用間精粗，見兵間衆寡，見盜問盛衰，事而問之，爲相者將奔走不暇，何治之爲？吉之不問，非略也，蓋將以總其成也，夫陰陽固不可坐調也，然非不當調也，且吉亦非不能調者也，陽爲德，陰爲刑，武帝時酷吏進用，至于雷光刑戮繁矣，孝宣即位，趙廣漢尹翁歸嚴延年等，分布郡縣，而以苛刻相高，陰盛而陽衰，可見于此矣，是故賊吏不案驗，醉吏不斥去，務掠人過，以全大體，凡以救敝也，方其保會孫，閉門拒使，人稱其勇，昌邑廢首建大策，安宗廟，人服其智，智勇若是，而其爲相也，一無所建立，何哉？相繼相後，利用才，吉繼相後，利用度，亦猶曹參繼何無所變更而已，夫宜動而靜，陰陽不和，宜靜而動，陰陽亦不和，動靜隨時，相道盡之矣，夫人之疾也，非藥石不能攻，既愈則五穀尚矣，夫五穀之效，不如藥石之速也，然而用之者，時爲之也，人見其效緩，謂五穀不如藥石可乎？曰：不可也。

王祥非孝子論

有庶人之孝，有卿士大夫之孝，制節謹用，以事父母，庶人之孝也，居官敬事君忠，立身行道，以揚其親，卿士大夫之孝也，推而上之，其位愈尊，其孝愈大，王祥非孝子也，祥善事母，友其弟，世俗稱之，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於立身，彼以服勞致養，事其親，而以魏臣失身于晉，是卿大夫而循庶人之孝矣，父有遺書，父沒而不忍讀也，手澤存焉也，母有遺器，母沒而不忍執也，口澤存焉也，今有人焉，執父母之器，與書，置之於路，人則衆共掩之矣，又況舉父母之身，委之仇讐乎？王經者，魏臣也，爲趙懿討，不克而死，其母

笑曰人誰不死以此并命何恨故知能以死孝其母者經是也王真者魏臣也父儀爲昭所殺終身不仕
讀詩流涕門人顧夢我故知能以不仕孝其父者真是也嗚呼死者爲孝不死如何不仕爲孝仕者如何
三王之孝其優劣可見矣卿士大夫之守身猶諸侯之守社稷也猶天子之守四海也使祥居諸侯之位
亦將不保其社稷而以夙興夜寐爲孝乎使祥居天子之位亦將不保其四海而以昏定晨省爲孝乎故
曰王祥非孝子也昭進爵爲王羣臣俱拜祥曰王公相去一階何可輒拜我必不爲庶幾明于大義者然
爲王不拜爲帝則拜知有勢位不知有名節君子惜焉他日晉徵李密辭以祖母老不至亦云孝矣至魏
蜀爲僞朝是豈知順逆者俞子曰魏王祥蜀李密皆有過人之至性而未聞道是故君子不可以不學也

魏紹非忠臣論

魏紹之父康王真之父儀皆無罪而爲司馬昭所殺其後王真終身不仕紹仕晉爲侍中死于蕩陰之難
論者以孝許真而以忠許紹予竊以爲不然也夫死事之謂忠爲君死之非爲仇死之也召忽死子糾君
子曰小諒子路死孔悝君子曰傷勇謂其名不正而義不當死也夫名不正則義不當死況篡竊之賊而
又益以父之仇乎康也儀也魏之臣也司馬氏篡魏者也既殺吾父又篡吾君是不特父之仇而亦君之
仇也而忘君父之仇而仕于其國又從而死之何不忠于魏而獨忠于晉乎司馬氏之殺康與儀也以除
朝望而樹腹心也彼將篡魏而此二人者傲直而不肯臣也故因事誅之使二人不死而見其篡必將舉
兵以討之矣其肯使其子仕之乎而又從而死于其難乎張良五世相韓爲韓報仇綱目書曰韓人忠也
使良仕秦而死于望夷之禍其得爲忠乎陶潛自謂晉臣不仕宋綱目書曰晉處士忠也使潛仕宋而死
于營陽之禍其得爲忠乎張承勸莊宗起兵志復唐祚綱目書曰唐監軍使忠也使承勸莊宗篡唐
而身死于伶官之禍其得爲忠乎是故晉不篡魏康雖死紹不仕可也仕亦可也何也君臣之義無可逃
不得以其殺吾父而仇之也晉篡魏康雖死紹不仕可也仕亦可也何也君臣之義無可逃
矣何止于孝紹不孝矣焉得忠審如是紹固不當死乎曰君子仕其位則死其官烏得而不死紹之失在
于仕也不在于死也忘君父之仇而仕于其國則雖死不得爲忠充義之盡也若忘君父之仇而仕于其
國及乎有難又委而去之此又不忠不孝之大者矣

王珪魏徵論

建成之禍王魏不死其難尹氏曰君臣之分未定也王魏臣高祖不臣建成於義不當死俞子曰不然禮
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國危則亡之太子之死以謀殺秦王而爲之謀主者王魏也彼王魏
者君臣之分未定耶不宜黨太子而謀秦王君臣之分已定耶不宜事秦王而背太子彼於二者將何居
也高祖之使王魏輔太子也固欲其教之以孝友也訓之以退讓也非欲其導之以爭奪而因以斃之也
使太子而當立也不必有功使太子不當立也雖爭何益爲王魏者惟以立子以長之說諫高祖則太子
安矣惟以功成不居之說勸太宗則太子安矣惟以伯夷泰伯之高義告太子則太子安矣奈之何導之
爭且奪也夫爭且奪之不得而至於死則王魏之當死也明矣古人云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非謂王魏

之必當死也以謀之不臧使太子因王魏而死則王魏亦當以死報太子固不得苟且隱忍求活以自逃
其死也曰是則然矣然管仲不死桓公用霸魏徵不死太宗用典成大功者不拘小節微固不以一死盡
責也曰不然夫節義本也功名末也管仲不死夫子稱其有仁天下之功而非以不死爲正也且仲與微
不同周室衰微諸侯力爭仲出而天下臣焉故夫子稱其仁貞觀之初房杜肅李迭進於朝微不過隨事
納忠未有非常之策進唐治於三代之隆也故吾謂齊不可無仲而唐可以無微就令功與仲同已不可
以功掩其罪而況其不如仲乎微於太宗朝言聽計從相得甚殷然身死未幾讒間乘之豈太宗於此忽
不明哉亦其含義取生之迹有以動人主之疑耳靖難之禍周是修與楊士奇約同死難既周死而楊存
反爲是修作傳天下頌士奇之相業而忘其不死君難之羞則魏徵爲之作傳也嗟乎明主賢臣之相遇
也治定功成聲施奕世可謂盛矣然君臣之義不可廢也吾故詳而論之使爲人臣者知難以管仲之功
魏徵之直楊士奇之賢大節一虧不可以晚蓋庶幾勉於節義而淡於功名而謀人國家者其所爲尤不
可不慎哉

宋太宗論

太祖舍子而立弟太宗殺姪而立子論者曰父有天下傳歸於子杜后倡立長之說以次相承勢必以毫
期臨大位后之謬也太祖厚其弟太宗殺其姪帝之忍也趙普同受順命旋復背之普之奸也嗚呼甚未
揣於當日之情矣蓋宋之天下非太祖之天下而太宗之天下也太祖數從征伐屢立功成名素著而
德信未孚其所以結納謀臣牢籠將士者皆太宗爲之也范質王溥之命師雖非其謀石守信等之歸心
雖固其志黃袍加於身上禪詔出於袖中苟非豫圖何能猝就太宗既設代周之謀以太祖功與齒之差
長於己也暫爲推戴而實欲繼而有之唐之天下父以子成宋之天下兄以弟集太祖知天下之爲太宗
有也故讓之不吝太宗知天下之爲己有也故取之不疑杜后知天下之當歸於太宗也故假立長之名
爲報功之實趙普知天下之當歸於太宗也故託前車之誤爲後事之師此皆從前已定之議而非以後
更變之局也太祖以鼠竊狗偷之才假應天順人之號於是乎陽沒其定策而陰行其遜位彼二帝者固
有相喻於無言者矣不然立嗣大典后命大訓而廷臣無順命之文藩王無勒石之詔徒使謀密宮人竊
之金匱豈非隱微之地固有不可告人者哉然則太祖不爲厚太宗不爲薄何則帝之傳弟非動於情迫
之勢也百姓安臣義矣羣臣樂臣義矣使德昭即位彼太宗者劉曜石虎之倫耳與其使後有篡弒之禍
不若使我有遜讓之美帝蓋有所不得已也嗚呼太祖受世宗厚恩託孤寄命然取其天下恬然不恥而
母后一言遂能棄萬乘如敝屣朝爲盜跖暮爲夷齊此豈人之情也哉他日帝謂羣臣曰臣義龍行虎步
必爲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帝之心折于太宗也久矣此太宗所以晏然以天下傳之子而無所顧忌
也

明景帝論

南宮之變禍由王直輩勸立英宗太子而于謙不能引大義以爭之也父死子繼者萬世之經也兄終弟

及者一時之權也。然世治則論長。世亂則尚功。唐高祖起兵滅隋。賴世民之力。平定天下。乃立建成爲太子。兄弟爭奪。血流禁庭。宋徽祖陳橋受禪。謀出太宗。故廢子而立弟。然猶拘國有長君之說。廷美德昭。不得其死。明太祖既定天下。太子早薨。而燕王有功。卒立建文。故有靖難之禍。夫有天下之功者。方能受天下之奉。未有他人竭蹶而已獨晏然享之者也。宋王成器知之。故讓位元宗。卒安唐室。且此數君。以序則長。以分則正。終不能奪其天下于弟者。無功故也。夫無功且不可。而況有罪乎。明室中衰。王振秉政。英宗輕身冒險。社稷幾危。苟非景帝賢明。于謙持重。有明血食。不待甲申而後斬也。夫英有辱社稷之罪。而景有安社稷之功。則太子之立。在景之子。不在英之子。且夫景帝有少康光武之功。而實之以叔齊伯夷之節。此固理之逆而勢之難也。爲議者當明言見濟之當立。急立之以定東宮。明言見深之不當立。速封之以藩王室。使景帝於宮中修家人之禮。而英宗於本國有太上之尊。君臣之義無虧。而兄弟之情日篤。禍安從生哉。劉聰寇晉。元帝東遷。不聞立愍帝之子爲太子也。金兵侵宋。康王南渡。不聞立欽宗之子爲太子也。夫邦家多難。則援立長君。及乎事定。則奪之以與亡國之子。天道人情。不若是矣。方英宗棲遯滇北。冀得返國幸矣。何嘗有復位之心哉。羣臣不知大義。爭言立嗣。而于謙復不能明斥其謬。議論相持。是非莫決。前星一隕。儲位遂虛。奸雄窺伺。構成不測。然則奪門之禍。雖謂王直輩釀成可也。嗟乎。武后得罪于宗廟。而張柬之尊之爲太后。卒有三思之禍。英宗得罪于社稷。而于謙奉之爲上皇。卒有曹石之禍。君子之疎虞。小人之萌孽。皆宋禍所以遲回觀望。日祝其君之死于敵國而不顧其復也。

李克論將相議

天下有施于用則效。授之理則非者。不可不察也。魏文侯謀相于李克。克對以所親所與所舉。不爲不取之說。當矣。然魏成不足以稱之。克曰。成食祿千鍾。十九在外。故得卜子夏等以爲師。霍璜不若也。夫其人果賢邪。不爲祿來。果不賢耶。雖來何益。燕丹黃歇致士不下數千人。而卒無救于亂亡。豈在致客之多少耶。吾觀魏國之賢。莫若子夏。學聖人之學。道王者之道。克不請以子夏爲相。而欲相舉子夏之人。是高帝之相。不在蕭何。而在鄧千秋。文帝之相。不在陳平。而在魏無知也。古之所謂師與相者。未嘗分而二之也。湯于伊尹。學而後臣。武于太公。父而兼師。師也者。所以尊其道也。相也者。所以重其權也。今以虛名待賢者。而以國事委庸臣。尊賢任臣。兩失之。鮑叔薦管仲。曰。治于高。使相可。武侯薦龐統。請爲治中。梁公薦張柬之。請爲宰相。夫好賢者。未有以名致之。而以貌拘之者也。成徒知致子夏。而不知薦子夏。克從而和之。其得爲知相體者乎。雖然。克之失。非特此也。他日謂文侯曰。吳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過也。夫禮義者。戰之具也。義則不貪。禮則不淫。貪且淫。則士不飭。民不安。其何以將。起之用兵。詐力焉耳。詐勝。力勝。怯。遇大智大勇。則殲焉。項羽之力。而死于垓下。曹操之詐。而潰于赤壁。使起遇桓文之師。其能無敗乎。故吾以克薦魏成爲不知相。其薦吳起爲不知將。

張說證魏元忠議

逆惡甚死。而忠美過生。含冤而歿。忍垢而存。存之樂。不如歿之樂也。不虞而譽。求全而毀。譽之樂。不如毀

之榮也。魏元忠破李敬業。折張昌宗。其所長也。唐臣仕周。其所短也。是元忠所長者細行。所短者大節也。昌宗怨之。經其欲挾太子反。是將經之爲罪案。實加之以美名也。爲元忠計。爲愛元忠者計。與其辨而生而逆。孰若伏而死。死而忠。乃昌宗將置之于死。元忠苟全其生。則是人強加以忠。而已自居于逆也。張說將經其有宋璋劉知幾勸之。辨其無則是惡之者欲其忠而死。而愛之者欲其逆而生也。人知反爲逆。不知反爲忠。人知不反而生。生而逆。不知反而死。死而榮。魏元忠過矣。張說過矣。宋璋過矣。劉知幾過矣。元忠何過。仕武氏過。挾太子非過。張說何過。黨張氏過。證元忠非過。宋璋何過。救元忠之死。而敗元忠之名。劉知幾何過。以經爲非。不以反爲正。故曰。是非不明。取舍違。逆順不辨。賢否混。

嘉靖大禮辨

大禮之議。孰主之。楊廷和也。孰爭之。張璁也。桂萼也。其餘類附者也。廷和曰。爲人後者爲之子。稱叔不稱考。稱王不稱帝。母不稱后。主不入廟。禮也。璁曰。與獻稱考。孝稱伯。武稱兄。母號太后。立廟京師。禮也。君子曰。皆非禮也。定陶成所立也。漢王仁所立也。世宗豈孝所立乎。豈惟非孝所立。亦既服與獻之喪。而考之矣。既已考與獻而叔之。則是孝宗以天下易其子。而世宗以天下棄其父。父子以利市也。如必繼統者爲考。則世繼武者也。其將考武宗乎。可以不考武宗。則可以兄武宗。可以兄武宗。則可以伯孝宗。可以伯孝宗。則可以考與獻。以天子之故。叔其父。是忘親也。以父之故。辭天下。是慢君也。忘親不仁。慢君不敬。故論禮之至。莫若考與獻。而繼武宗。雖然。稱考禮也。稱帝非禮。帝有天下之號也。其實考也。稱之爲考。其實王也。何名爲帝。周公死。成王賜以天子禮樂。非禮也。周公非王而王之也。孔子死。弟子書曰。孔丘卒。非禮也。孔子已致爲大夫。而仍大夫之也。與獻稱帝。則何以自解於周孔也。周王三后。殷王三后。皆王也。與獻無是也。漢皇太公。善則歸親也。與獻無是也。且周漢改命者也。世宗繼世者也。故曰。不宜帝也。祖有功。宗有德。建文不宗亡也。景泰不宗。僧也。而與獻稱宗。可乎。立廟可也。入太廟。不可也。繼且躋武宗而上之。禮混昭也。新聞舊也。卑賤尊也。夫可以后妻。子不可以后母。子后母。猶可言也。藩妾並嫡。不可言也。然則宜如何事之以母。號之以妃。若庶子之事生母焉可也。

黃老對

或問于予曰。世俗皆稱黃老。同乎。予對曰。同。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以無爲爲治者。黃帝也。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以無爲爲教者。老子也。是則同。然則黃老何如人也。曰。黃帝聖。老子賢。夫黃帝。五帝之一也。老子。異端之祖也。然則黃帝亦異端乎。老子亦古帝乎。曰。黃老道同。而時異。黃帝之時。其俗朴。其民醇。制度未立。而禮樂方興。于是恭修玄默。而天下安焉。此黃帝所以治也。老子居三代之後。乃欲毀棄仁義。滅裂刑政。以游于清淨寂寞之鄉。是惡熱而臥冰也。嬰兒食乳。成人食粟。不得強成人而食嬰兒之食也。匹夫衣布。天子衣裘。不得屈天子而衣匹夫之衣也。虞舜逸。文王勞。禹稷憂。顏子樂。惟其時也。易此則亂。故曰。異端也。然則老子既異端矣。而子猶曰。賢何也。曰。老子。周之隱君子也。彼見夫周末之弊也。禮厭其文。法厭其迹。于是以清淨寂寞者正之。有激而云也。故以之自治。不失爲賢者。以

之治人。則流為異端。然則黃老之學。不可以治天下乎。曰。烏知其不可。名法勝。治之以黃老。道德難。治之以孔孟。故漢文帝。宗黃老而致治。王安石。飾孔孟而基亂。則時為之也。故曰。聖人者。不為先時。不為後時。

春雨賦

太昊司辰。勾芒始盛。三陽泰來。一元轉令。嚴寒節過。春和序正。羣卉向榮。洪鈞流慶。爾乃谷風解凍。雲雷發聲。衆靈挺質。品物懷情。天含和而下沛。地鬱勃而上迎。日臨虛而方旦。月離畢而旋行。雲紛紜以密布。雨淅瀝以漸傾。其為狀也。以經以緯。若疎若稠。將興復止。欲去還留。聲發轉令。聞息陰晴。高懸。性輕盈兮善變。體圓映兮常流。氣溫和兮不迫。形散漫兮未收。於是太液通波。甘泉成瀆。千里息塵。萬壑駐輻。山接雲兮無礙。水連天兮靡際。烟樹樹兮迷邨。草隨風兮掩谷。魚異機兮出鱗。鳥俾飛兮思宿。盈。盈。灑灑。沛然蓬萊。甘醴下九。綠。綠。滋承。隔。隔。海。海。若明珠傾萬斛。衣帶澤以徘徊。兮。美。美。女。女。含。含。愁。愁。樹。樹。憑。憑。虛。以。喻。喻。微。微。兮。高。高。人。人。新。新。沐。沐。望。望。舉。舉。趾。趾。之。之。農。農。恩。恩。被。被。向。向。陽。陽。之。之。木。木。所。所。以。以。降。降。桑。桑。田。田。而。而。稱。稱。豐。豐。序。序。時。時。令。令。名。名。穀。穀。當。當。斯。斯。時。時。也。也。則。則。有。有。樓。樓。兮。自。自。憐。乃。乃。若。若。瞻。瞻。念。念。良。良。朋。朋。永。永。懷。懷。知。知。已。已。春。春。服。服。方。方。新。新。春。春。酒。酒。既。既。旨。旨。風。風。雨。雨。淒。淒。其。其。雞。雞。鳴。鳴。不。不。已。已。高。高。山。山。流。流。水。水。兮。兮。猶。猶。知。知。白。白。雪。雪。隔。隔。今。今。誰。誰。擬。擬。白。白。日。日。思。思。臥。臥。中。中。宵。宵。欲。欲。起。起。執。執。有。有。如。如。樓。樓。連。連。旅。旅。舍。舍。展。展。轉。轉。故。故。鄉。鄉。靈。靈。根。根。風。風。阻。阻。道。道。路。路。阻。阻。長。長。望。望。關。關。山。山。兮。兮。猶。猶。知。知。白。白。雪。雪。隔。隔。今。今。斷。斷。腸。腸。感。感。雨。雨。露。露。之。之。既。既。降。降。如。如。日。日。月。月。之。之。方。方。將。將。為。為。王。王。命。命。兮。兮。應。應。展。展。子。子。職。職。兮。兮。不。不。追。追。執。執。書。書。器。器。兮。兮。恍。恍。恍。恍。橋。橋。橫。橫。兮。兮。傍。傍。路。路。諸。諸。景。景。物。物。兮。兮。代。代。謝。謝。聊。聊。歌。歌。兮。兮。自。自。傷。傷。

秋月賦

惟太陰之素質。翳大造之精瑩。不規而圓兮。不澄而清。不繁而懸兮。不推而行。附陽光兮掩映。循時序兮虧盈。雖值夜而常照。亦至秋而倍明。吁嗟乎悲哉秋也。色。色。悽。悽。以。以。館。館。景。景。蕭。蕭。以。以。索。索。氣。氣。蕭。蕭。天。天。表。表。聲。聲。藏。藏。地。地。宅。宅。河。河。漢。漢。秋。秋。高。高。江。江。湖。湖。秋。秋。涼。涼。風。風。秋。秋。清。清。浮。浮。流。流。秋。秋。開。開。秋。秋。樹。樹。落。落。庭。庭。秋。秋。蛩。蛩。吟。吟。壁。壁。故。故。傷。傷。秋。秋。者。者。萬。萬。象。象。俱。俱。凋。凋。而。而。玩。玩。者。者。百。百。端。端。皆。皆。集。集。若。若。夫。夫。其。其。寒。寒。也。也。如。如。冰。冰。雪。雪。之。之。結。結。其。其。光。光。也。也。如。如。劍。劍。鋒。鋒。之。之。旋。旋。載。載。生。生。兮。兮。如。如。鈎。鈎。斯。斯。釣。釣。半。半。輪。輪。兮。兮。如。如。弓。弓。斯。斯。絃。絃。規。規。矩。矩。兮。兮。銀。銀。盤。盤。之。之。設。設。燦。燦。爛。爛。兮。兮。金。金。鏡。鏡。之。之。懸。懸。秋。秋。露。露。湛。湛。其。其。兮。兮。湘。湘。妃。妃。泣。泣。竹。竹。秋。秋。葉。葉。飄。飄。然。然。兮。兮。潘。潘。后。后。步。步。蓮。蓮。卿。卿。雲。雲。綫。綫。兮。兮。高。高。唐。唐。神。神。出。出。於。於。山。山。岫。岫。銀。銀。河。河。遍。遍。兮。兮。若。若。邪。邪。女。女。浣。浣。於。於。溪。溪。邊。邊。綠。綠。珠。珠。將。將。墜。墜。兮。兮。輕。輕。身。身。樓。樓。下。下。飛。飛。燕。燕。憑。憑。空。空。兮。兮。獨。獨。倚。倚。粧。粧。前。前。且。且。是。是。月。月。也。也。千。千。里。里。雖。雖。同。同。而。而。三。三。時。時。各。各。異。異。爾。爾。乃。乃。流。流。火。火。戒。戒。序。序。商。商。隱。隱。示。示。威。威。魚。魚。龍。龍。寂。寂。寞。寞。草。草。木。木。摧。摧。折。折。哀。哀。砒。砒。激。激。絃。絃。屬。屬。何。何。依。依。燦。燦。錦。錦。章。章。兮。兮。隱。隱。見。見。望。望。鵲。鵲。橋。橋。兮。兮。非。非。至。至。若。若。丹。丹。桂。桂。生。生。芳。芳。朱。朱。葵。葵。變。變。色。色。歸。歸。雁。雁。長。長。鳴。鳴。舞。舞。鶴。鶴。奮。奮。翼。翼。蟾。蟾。影。影。兮。兮。若。若。真。真。兔。兔。形。形。兮。兮。不。不。匿。匿。明。明。微。微。九。九。秋。秋。照。照。八。八。城。城。有。有。如。如。金。金。天。天。易。易。兮。兮。玉。玉。露。露。催。催。寒。寒。楓。楓。凋。凋。郊。郊。野。野。水。水。涵。涵。溪。溪。灘。灘。秋。秋。聲。聲。唧。唧。月。月。色。色。團。團。圓。圓。觀。觀。盡。盡。菊。菊。兮。兮。穠。穠。深。深。把。把。茱。茱。萸。萸。兮。兮。細。細。看。看。當。當。其。其。星。星。啓。啓。清。清。霄。霄。燈。燈。傳。傳。薄。薄。暮。暮。入。入。戶。戶。連。連。橫。橫。天。天。練。練。素。素。簾。簾。捲。捲。深。深。閨。閨。舟。舟。行。行。古。古。渡。渡。懷。懷。之。之。子。子。兮。兮。倚。倚。樓。樓。念。念。故。故。鄉。鄉。兮。兮。獨。獨。步。步。俄。俄。而。而。圓。圓。靈。靈。漸。漸。微。微。清。清。夜。夜。方。方。長。長。歌。歌。臺。臺。罷。罷。曲。曲。舞。舞。榭。榭。更。更。衰。衰。傷。傷。心。心。蕭。蕭。瑟。瑟。極。極。目。目。蒼。蒼。茫。茫。觀。觀。太。太。虛。虛。兮。兮。慘。慘。淡。淡。當。當。此。此。夕。夕。兮。兮。猶。猶。待。待。迨。迨。至。至。影。影。轉。轉。迴。迴。轉。轉。光。光。移。移。曲。曲。徑。徑。城。城。上。上。烏。烏。啼。啼。江。江。間。間。波。波。定。定。空。空。山。山。寂。寂。寂。兮。兮。風。風。送。送。晨。晨。鐘。鐘。長。長。路。路。迢。迢。迢。迢。兮。兮。霜。霜。催。催。早。早。乘。乘。慨。慨。秋。秋。興。興。之。之。方。方。深。深。驚。驚。殘。殘。夢。夢。之。之。欲。欲。醒。醒。是。是。故。故。月。月。之。之。為。為。用。用。也。也。一。一。秋。秋。三。三。序。序。序。序。則。則。悲。悲。一。一。夜。夜。三。三。候。候。候。候。則。則。思。思。明。明。晦。晦。無。無。度。度。升。升。沉。沉。有。有。時。時。征。征。夫。夫。迢。迢。首。首。兮。兮。良。良。友。友。懷。懷。私。私。美。美。人。人。斷。斷。腸。腸。兮。兮。驢。驢。士。士。踴。踴。辭。辭。彼。彼。春。春。夏。夏。之。之。烟。烟。兮。兮。鬱。鬱。而。而。不。不。舒。舒。亦。亦。嚴。嚴。冬。冬。之。之。朔。朔。兮。兮。衰。衰。而。而。不。不。起。起。未。未。若。若。茲。茲。秋。秋。兮。兮。氣。氣。得。得。其。其。平。平。景。景。難。難。為。為。擬。擬。樂。樂。者。者。以。以。憂。憂。兮。兮。

者以事。懷抱由人。今歌唯惟已。筆不能宣。情莫能已。既仰觀乎蒼穹。庶有得乎微旨。

罷弈文

二客弈於庭。息機子從旁觀焉。其始也局既布。子乃分。二客悠然。喜怒不形。未幾。爭數子。皆瞠目凝視。惟恐失。若強敵在前。誓不返顧也。已而勝負分。勝者喜。敗者怒。如是者再三。局乃竟。于是計其子而較多寡焉。喜者恬然。怒者釋然。明日閑暇。客復來。局布若舊。息機子乃謂客曰。嗜昔之局。其始也有不患其敗。而冀其勝者歟。曰。然。至于今。豈非勝負已過。而喜怒俱忘者耶。曰。然。當其爭也。有不嫉之如仇讎者歟。曰。然。當其不爭也。有不相讓而不自矜者耶。曰。然。夫弈小數也。其勝何益。其敗何損。何為始而患。何為終而忘。何為始而爭。何為終而讓。子能識其所以然乎。曰。不知也。嗚呼。吾告子以故。夫天地弈局也。萬物弈子也。在事前則患。在事後則忘。在事中則爭。在事外則讓。人以事後之見處事前。則患心泯。人以事外之見處事中。則爭心熄。庶人弈于財。士大夫弈于富貴。帝王弈于天下。皆弈也。今子不以數子視天下。而以天下視數子。擾擾者將安所底乎。語云。工畫者善。工書者善。工畫者善。生機。若若殺機。廢其局。飲其子。全生遠殺之術也。二客聞之。躍然深省。視局若虛。視子若棄。于是遂罷弈。

全鏡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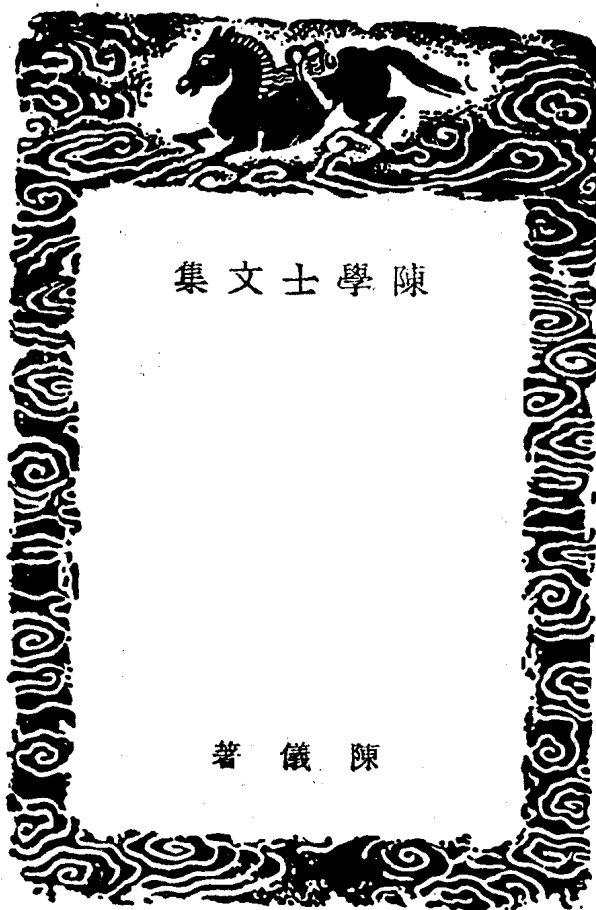
無心公首蓬而面垢。客過之。視而笑。無心公疑之。鏡而觀。則儼然者。非人狀也。怒甚。執鏡而將毀焉。數之曰。上古之世。美者自美。惡者自惡。子美于惡。汝何與焉。自汝之立。美惡始分。獨處則虛。相形則爭。人之不靖。職汝之因。我將毀汝之鑒。而全我之真。庶其宙乎。言未訖。有神自鏡中躍出。答之曰。嘻。子何見之謬也。夫美者爾美。非予能于爾乎。美也。惡者爾惡。非予能于爾乎。惡也。予告爾以美惡。爾乃增其美而飾其惡。予非欺爾也。予實助爾。予何益焉。是故予之為物。有是非無毀譽。有善否無愛憎。因其來而應以往。斯已矣。夫美惡之所以分。事獨予乎。鑒于水者。見其容也。鑒于火者。見其影也。水清故靈。火明故照。既清且明。予實備之。爾雖毀予。能竭天下之水。而熄天下之火乎。是故堯舜禹湯。君之鏡也。稷契伊周。臣之鏡也。孔孟程朱。士之鏡也。爾將毀我。何異秦皇之焚書以愚百姓乎。爾無怒。姑理爾首。漱爾面。而予猶惡爾。則予之毀也。無恨。無心公悔悟。于是理其首。漱其面。窺鏡而觀。天下美丈夫不過也。乃自咎曰。鏡成我之美者也。非彰我之惡者也。神告我矣。予恥其惡。而惟鏡之毀。欺已耳。不能欺人也。欺人耳。不能欺神。大哉鏡乎。遂掛諸而謝鏡。乃得全。是故鏡能美人。惡人。而人不致怒。自無心公始。



陳學士文集目錄

卷一

疏表頌賦銘詔
請修典禮疏代奏大宗伯
康熙六十年廂歷擬禮部請上尊號疏
請修營田工程疏
請增先賢配饗疏
請飭綠事士子審明報部疏
謝賜上諭表
謝自陳留任表
賀景陵神芝表
萬壽頌有序
潞河頌有序
辟廱頌有序
陳學士文集 目錄



陳學士文集

陳儀著

卷二

陳學士文集 目錄
躬耕籍田頌有序
齊海平定頌有序
臨應視學頌有序
冬嶺秀孤松賦以題爲韻
擬寶座銘
擬興水利詔
擬減刑詔
擬賑貸詔
擬舉山林隱逸詔
事宜志 議 咨
直隸河道事宜
文安河隄事宜
營田志
四河兩淀私議
永定引河下口私議
後湖官地議
治河蠶測
與天津清河兩道咨
序
柳廬四書集解序
甘忠果公專祠詩序代奏大宗伯
青瑤草堂詩集序
使秦草序代張韓兩總
龍東溟詩序
玉鑑堂詩鈔序
徐君詩序
偶然草序
制義自序
陳學士文集 目錄